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

此據古逸叢書本
影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卷上

東萊呂祖謙編

上繫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以有功則可大可以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釋曰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

而乾坤之義明矣。專卑既判，貴賤之位分矣。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則剛柔之氣，有有理一作「萬事理」也。物有形也，事則有數形則有象，善惡分而吉凶生矣。象見於天，形成於地，變化之跡見矣。陰陽之交相摩，則八方之氣相推，盪雷達以動之，風雨以潤之，日月運行寒暑相推，而成造化之功，得乾者成男，得坤者成女，乾當始，物坤為成，物乾坤一而湯簡而已，乾始物之道，易坤成物之能，簡平易故入易，知簡直故入易，從易知則可親就而奉順，易從則可取法而成功，親合則可以常以成事，則可以廣大聖賢總業，久大得易簡之道也。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體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技之以雷，震懼之以風雨，是也。又曰：命之曰易，便是理，一至此七字，只云「道理皆自然」，若安排定，則更有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一角升降，盈虛剛柔，初夫嘗停息，陽常盛，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部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微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竟夫有言，虛空終自齊，齊物到頭爭？又曰：坤作成物，是積李，則乾知大始，是成德處。張氏曰：先天天地之位，乾地立，則方見易，故其事則莫非易也，所以先言天地，乾坤易之阻也，不宜高卑，而曰：卑高者，亦有義焉，以下為基，亦是人先見卑處然後見高也。又曰：動靜陰陽性也，剛柔其體，未必形。又曰：靜專動直，不為物累，則其動靜有常，不牽制於物也，然則乾為剛果斷，然不疑矣。又曰：天地動靜之理，天動則地靜，地動則天靜。又曰：有形有家，然後知變化之驗。又曰：太虛之氣，陰陽一物也，然而

有兩體健順而已亦不可謂天无意陽之意健不爾何以發散和一
陰之性常順然而地體重獨不能隨則不能順少不順即有變矣有
變則有象如乾健坤順有此氣則有此象可得而言若無則直無而
已謂之何而可是无可得名故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但於不形中
得於措辭者已是得象可狀也今雷風有動之象須得天爲健雖未
嘗見然而成象故以天道言及其法也則是效也效者則是成形成
形則地道也若以耳目所及求理則安得盡如言寂然湛然亦須行
此象有氣方有象雖未形不害象在其中○又曰以人言之喘息是
剛柔相摩一出一入上下相摩錯也於鼻息見之自鼻息相摩以盪
於腹中物既銷鑠氣復昇騰○又曰天地雖一物理須從此分別太
始者語物之始乾全體之而不遺故无不知也知之先者蓋莫如乾
成物者物既形矣故言作已入於形器也初未嘗有地而乾闢形不
謂之作謂之何哉然而乾以不求知而知故其知也速坤以不爲言
爲故其成也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觀至其中矣此皆言
人體天地之德然也可久者可以久遠推行而可大者其德體也大
凡語道理之徒道達不已竟亦何求推行及民故以賢人德業措諸事
業而言易簡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蓋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
才則是與天地參矣但盡得人道理自當爾不必受命仲尼之道豈
不可參天地○又曰言知者知而已言能者能於形器能成物也易
則易知易知則有親今夫虎豹之爲物豢之則雖剛人亦不敢逐以
親狎爲其難則推其平易則易知易從○又曰則人從信焉以其可
從信人斯委任故易有功矣道盡至廣所以有言難有言易有言小

有言大无乎不在。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剛乃積大勢成而然爾
乾至健无體爲威陳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志大則才
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又則氣又德性又故曰可以又曰
日新。又曰德業不可久不可大不足謂之賢人况可謂之聖人乎
○又曰簡易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
大經經正則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又
曰成位乎其中與天地合其德也。○呂氏曰知與能聖人皆有所本
盡知盡其大而不盡其細盡其可及而不盡於所不可及皆不害其
爲盡也坦然可見者本也本非健不立故君子體乾以易知順而有
行者理也理非順不可故君子體坤以簡能簡如簡冊之簡順而有
理所知者立天下之大本雖有不知不足憾也所能者順天下之衆
理雖有不能未足咎也其知其能躡天地之簡易而已易則易知道
亦不遠故曰有親親近也簡則其功易成所成近道則可以進德而
不息所能有功則可以廣業而不廢。一作義。○謝氏語解曰敬義立
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故能成已又能成物成已德也成物業也
君子以其簡易故不孤君子之德業以其易知易從故必有鄰有鄰
有親之謂。○陽氏易言曰天地者乾坤之象也一闔一闢往來不窮
其孰爲乾孰爲坤邪觀乎天地則乾坤定矣故乾爲君爲父以天尊
故也坤爲臣爲子爲妻以地卑故也六爻自初而至於上則卑高陳
矣五爲君二爲臣則貴賤位矣乾剛坤柔以其動靜有常也至其變
動不拘則剛柔不足以測乾坤矣乾道成男自坎而至於震東北方
也坤道成女自巽而至於兌西南方也此方以類聚也則凡麗乎陰

陽者无物不然矣。八卦類萬物之情而不相通。此物以羣分也。以其
所言推其所未言。有亦无物不然矣。有象有分則同。異交構而吉。凶
之所由生也。又曰：變化者其神之所得已焉。若其相摩相盪非有機
隱矣。此一動一靜天地之間理之不得已焉。若其相摩相盪非有機
絀絀維而然也。至於道成男坤道成女蓋亦變化之見而形象之見
也。乾始萬物莫之爲而爲之也。以易知之而已。坤代終其作之也。以
其簡能之故成物而已。又曰：无險訟之行則易知而有親事得其
要則易從而有功。无親焉可以无功焉。可大可而已。其至也故爲
賢人之德業。知此則乾坤之於人无二致也。又曰：行其所无事不
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而自无全牛。則天下之理得矣。天
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矣。又語錄曰：解經大抵須
得理會而語簡。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无事不亦易
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无事一
以貫之。只是一箇自然之理。繫辭中言語自有難理會處。今人注
只是亂說。又曰：問乾坤則陰陽之氣否。曰：分明說乾陽物坤陰物
既是陰陽又說乾坤何也。曰：乾坤直言其健順曰識破本根。須是知
體同名異自然意義。然。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坤本无體
天地之位定則乾坤斯定。不有天地乾坤何辨。又曰：問天地即輕
清重濁之氣升降否。然天地乾坤亦是異名同體。其本一物變生則
名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亦是物也。但因變化出來故千態萬變各
自陳露。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神之所爲也。其所
以變化孰從而見之。因其成象於天成形於地。然後變化可得而見。

焉因云舊嘗解此義云无象无形則神之所爲隱矣有象有形變化
於是乎著○張氏中謂解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
矣天尊地卑理也陳與位必曰聖人然後能之此致中和也範圍天
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則萬物育矣見賢遍反未何反
陽徒黨反大音
泰易以鼓反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
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
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
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
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
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釋氏曰聖人既設卦
觀卦之象而繫之以辭明其吉凶之理以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
吉凶之生由失得也悔吝者皆可憂虞也惟復消長所以成變化也剛
柔相易而成晝夜觀晝夜則知剛柔之道矣三極上中下也極中也
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言也三極以位言也六爻之動以位爲義凡
其辭也得其序則安矣辭所以明義玩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觀象
玩辭而能通其意觀變玩占而能順其時動不違於天矣○張氏曰

吉者失得之者也。變化者進退之者也。設卦繫辭所以示其著也。
 又曰：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歟。悔吝由贏不足而生，亦兩
 而已。又曰：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
 著，故察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六爻盡利而動，所以順陰
 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又曰：序猶
 言分也。易之中有貴賤，有吉凶，皆其自自然然之分也。所居皆安之
 君子安分也。又曰：玩玩習也。每讀則每有益，所以可樂。又曰：君
 子未嘗頃臾學不在易。楊氏曰：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總言
 易之為書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總言爻之變動也。吉凶者，失得之
 報也。失得之理，微吉凶之道者，觀乎吉凶。則失得可知矣。憂虞，隱諸
 心悔吝，則見於事。觀乎悔吝，則憂虞可知矣。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而
 四時有為。百物生焉，變化之迹也。則進退可知矣。一氣不類，進一服
 不類，動則消息盈虛之理見矣。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此一氣之
 往來相為屈伸也。而剛柔之用者矣。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
 九方而易，无射聖人所以體神易者矣。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
 氣之往來則晝夜之道可知矣。推此則死生之說皆可默識也。吉凶
 悔吝剛柔變化，所以申前義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六爻之動而
 吉凶悔吝，生焉。聖人所以明此蓋三才之中而已。故曰：三極之道也。
 易之序卦是也。觀象玩辭，故能明吉凶之變。觀變玩占，故能識時指
 之宜，所以盡三才之道也。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曰：識時指
 不，怕其德或承之羞。夫君子之於易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
 觀其變而玩其占，苟玩其占，則不，怕其德或承之羞。必矣。其為不

怕也蓋亦不占而已矣
樂音岳 **祐音右**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吉凶者言其失得也悔吝者言其小疵也无咎者

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

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

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程氏曰彖言卦之象文隨時之

變因得而有吉凶能如是則得无咎也有貴賤之分卦兼小大之義以之辭可見以悔吝爲防則存意於微小覆懼而得无咎

者以能海也卦有○又賜博三諸父言无咎如是大則醉之險易矣

无公者善礪過者也。雖使父義本善亦不害於悔。不如是則有咎矣。

各著其義也蓋稱名而取類大也○又曰欲見小者必存乎辭

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幾者動之微

而免者善賈之補也○易氏曰彖者總言一卦之象若坤言其馬之

言乎其變也。言凶者。失得之甚。

有失乃有得无失則无得矣故曰言乎其得夫悔吝无大咎也言乎
小疵而已无咎者本有咎也以其善補過故无咎耳高陳而後貴賤
位則高者貴卑者賤矣然而蓋有貴而无位者則列貴賤者固存乎
位也陽大而陰小陽卦多陰則陽爲之主陰卦多陽則陰爲之主雖
小大不齊而剛柔得位爲一卦之主則均矣齊小大所以存乎卦也
觀象繫辭所以明吉凶則辨吉凶所以存乎辭也夫吉凶悔吝生乎
動也古者實有介則介者始萬物之時也震之而後動則震者動之
將形也故憂悔吝者當在交物之初而善補過者當悔於將動之際
過此則无及矣泰之時按茅以彙征則其辭易矣驟之時見惡人无
咎遇主于巷此非易辭也而各指其所之則君子所以處之者皆當
其可矣。**用大語**曰初筮讀辭至憂悔吝者存乎介因書以銘
坐石先生曰汝謂介何也寬曰至纖至細處也先生曰抑下惠不以
三公易其介諸儒之說異同吾謂介者謂細微不以三公易
其介是毫毛无動其心也。**方文反**才斯切。**易與**
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
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
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
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

故无所憂安土安所止也。窮乎仁有乎同也是以能愛範圍俗語謂之模量模量天地之運化而不過差委曲成就萬物之理而无遺失。通書夜闔闢屈伸之道而知其所以然如此則得天地之妙用知道德之本源所以見至誠之妙无有方所而易之準道无有形體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无端陰陽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動靜相因而成變化順此道則爲善也成之在人則謂之性也在衆人則不能識隨其所知故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智百姓則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又遺書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求。又曰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便雖千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又曰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又曰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精狀否曰有之既有精狀又有鬼神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爾又問既有祭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才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其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知都雨露是只於山川外土木人身上討兩露土木人身上有兩露耶又問莫是人與妖曰只妖亦无皆人心與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爲靈驗爾豈知適然。又曰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不能無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爲物游竟爲變與原始反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

游竟為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堅者腐者亡更無物也鬼
 神只任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無恐懼
 曰須是氣定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強不得因說與長老游山事又
 曰鬼謂精寬其死也歸乎天消散之意又曰樂天知命通上下之
 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
 無以為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
 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又曰仁者不憂樂天者也不憂死
 豈有遺哉又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
 見其寒暑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他天地之化不是天地
 之化其躰有知城郭之類都盛其氣假使言曰升降於三萬里中不
 可道三萬里外更無物又如言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
 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默識天地之化如此言之其與天地不相似其
 卒必有窒礙處有人言無四海便使無海亦須是有山無陰陽處便
 無日月又曰晝夜死生之道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知事人之道
 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又曰冬寒夏暑陰
 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无方故易无躰若如或者曰立一天
 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一本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自
 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
 性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
 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无始亦无終亦无因甚有亦
 无因其无亦无有處有亦无无處无又曰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

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
居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成其性。須得。○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因深說。則无可說。所以
陰陽者。道曰氣。則便是二。○又曰。言闢闢便是感。既二。則便有感。
所以闢闢者。道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闢闢。本无先
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言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
明日有影。有便有齊。○又曰。離了陰陽。便无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
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則是密也。○又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如一闢一闢。謂之變。
○又曰。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姓日
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箇義理。亦不剩亦不欠。只是人
看它不見。○又曰。止於至善。不明乎善也。言善者。義理之精微。无可
得名。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也。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
非善也。不可謂之惡。○又曰。正家曰。意有思也。必有特也。固不化也。
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又曰。安土不懷居也。有
爲而重遷。無爲而輕懷。皆懷居也。○又曰。易與天地準。此言易之爲
書也。易行乎其中。造化之謂也。言彌綸範圍。此語必夫子所造。彌者
彌綸。綸者。義綸者。往來經營之義。○又曰。易之爲書。與天地準。易
即天道。獨入于爻位。繫之以辭者。此則歸於人事。蓋卦本天道。三陰
三陽。一升一降。而變成八卦。錯綜爲六十四。分而有三百八十四爻。
也。因爻有吉凶。動靜故繫之以辭。存乎教戒。使人動則觀其變而玩
其占。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又明於憂德與效。无有師保如臨父

母聖人與人撰出一法律之書使人知所向避易之義也。又曰：天
才地埋皆因明而知之。昧明則皆幽也。此則知幽明之故。萬物相見
乎離非離不相見也。見者由明而不見者非无物也。乃是天之至處
被異學皆歸之空虛。蓋徒知乎明而已。不察乎幽所見一邊爾。又
曰：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氣。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无形。方其聚
也安得不謂之有。方其散也安得不謂之无。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
幽明之故。不云知有之故。又曰：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
之察。狀離不相觀也。方其聚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散也。有以知
明之故。又曰：薛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則實
際則以人生為幻妄。幻妄以有為為玩贅。以世界為陰濁。遂厭而不
有。遺而不存。就而人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
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者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離人。易所謂不
遺不流。不過者也。故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殊。歸道一
而已。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我非。是故不當同。曰而語其信。統緒失守
窮大則淫。推行則放。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
知晝夜陰陽則能知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鬼神。知聖人被直欲太
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則雖欲免晝夜陰陽之累
未由也。已且不見。又焉能更語真際。捨真際而談用神。妄也。所謂
實際。彼徒能請之而已。未始真解也。又曰：精氣為物。神為
變。精氣者自无而有。神者自有而无。自无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
无。用之情也。自无而有。故顯而為物。自有而无。故隱而為變。顯而為
物者。神之狀也。隱而為變者。鬼之狀也。大意不越有而无而已。物雖是

實本自虛來故謂之神變是用虛本誠實得故謂之鬼此說上所謂
 神无形而有有用鬼有形而无用亦相會合所見如此後來頗極推闡
 亦不出此○又謂陰陽與作異之言易所謂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者
 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以首季路之問而不
 隱也雖不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其歸而無累也以具兼
 射也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闢一闢而無累也以具兼
 詰其推行故曰通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
 事而異名尔大率天之為德虛而善應其實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
 之神老氏倪諸谷以此太虛者氣之所非氣有陰陽屈伸相感而无
 窮故神之應也无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无數雖无窮其實湛然
 雖无數其實一而已陰陽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
 不見其殊也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原者其游愈為變乎所謂變者對
 聚散存亡為之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為說輔嗣所解似未
 失其歸也○又曰所謂山川門閭之神與郊社天地陰陽之神有以
 異乎易所謂天且弗違而况於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其稱耶又
 謂游龜為變龜果何物其游也情狀如何試求之使無疑然後可以
 知神怪之說知亡者之歸學所以贊成其論者不可不察以自祛其
 疵爾○又曰氣之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謂鬼一成而不變者為
 鬼○又易說曰如天地无私則於道不離然遺物而獨化又過乎大
 中之表也故下文曰範圍而不過曲成而不遺○又曰未能周萬物
 則必有過過失也○又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然後不窮若不
 如此則或得於此而失於彼也○又曰天惟運動一氣鼓萬物而生

无心以恤物聖人則有憂患不得似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聖人生天地之物又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必也為之經營不可以有憂付之无憂○又曰安土樂其所自生不得其生非忠厚之道也○又曰旁行而不流圓神不倚也○又曰不偏滯於晝夜之道故曰通知○又曰繫辭言易大槩是語易書制作者之意其言易无夢之類則是天易也○又曰神與易雖是一事方與躰雖是一義以其不測故言无方以其生生故言无射然則易近於化○又曰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順天地參无意我固必然後能與天地之化從心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又曰學不能自信而明者患在不勉爾當守道不回如川之流源泉混混不捨晝夜无復回却則自信自明自得之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惟其能相繼而不已者隨之善也至于成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矣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一陰一陽是道也能繼繼此而不已者善也善猶言能繼此者也其成就之者則必俟見性是之謂聖仁者不己其仁姑謂之仁知者不己其知姑謂之知是謂致曲曲能有誠也誠則有變必仁知會合乃為聖人也所謂聖者於一節上成性也夷惠所以亦得稱聖人然行在一節而已百姓日用而不知蓋所以用莫非在道飲食男女皆性也但已不自察由旦至暮凡百舉動莫非感而不之知今夫心又不求感又不求所以醉而生夢而死者衆也○又曰言繼繼不已者善也其成就有性也仁知各以成性勉勉而不已可謂善成而存存在乎性仁知見之所謂曲能有誠者不能見道其仁知終非性之有也○又曰性未成則善惡混故疊疊而繼

善者斯爲善矣。惡尺去則善，因以成故舍。善而曰成之者，性也。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至久，善之尽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又曰：聞見不足爲已，有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心各見本性始爲已，有苟末見性，須當勉勉。今學者既知趨嚮，殊不贊力，何爲不勉勉。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呂氏曰：成之者性，指吾分而言，皆有不相似者乎。凡動物无不有是性，由蔽固之開塞，故有人獸之別。由蔽固之厚薄，故有賢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開而蔽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者達於天道，与聖人一。又曰：樂天隨所遇而安，不累於物也。又曰：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又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則窮於空，倫於靜，既不能窮其神，又不能知夫化矣。陽氏曰：孔子之言性，有以其本言之者，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也。有以人見者言之者，性相近，習相遠，是也。孟子亦然，其道性善，探其本也。曰：孺子將入井，皆有休惕惻隱之心，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姑據人所見而語之也，是以當時學者不能無疑蓋道之在天地則播行於四時，百物生焉，无非善也。无惡也，故繼之者善也。道之在人，則出作而入息，渴飲而飢食，无非性者，无妄也，苟得其性之本，然反身而誠，則天地万物之理得而道自我成矣。故曰：成之者性也。陽氏語曰：理上如何安排得，一箇字与天地相似，故不違，相似猶自是語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与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陽氏易言曰：与天地準，言易之爲善也。準，言相當也。天

地之所有者易皆有之故能弥綸天地之道弥綸盖條理也天文理者象器是也幽明本无二致也者而爲象器乃其見形者故仰觀俯察而幽明之故乃知也原始而知其所以生則反終而知其所以死矣精氣聚而爲物游竟散而爲變人與鬼神一也知精氣之爲物則誠之不可掩者可以默喻矣此孔子所以直子路之問而不隱也先王之礼知生而致死之以尽知知死而致生之以尽仁節文度數本未備幸非知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烏足以議之哉○又曰天地与聖人无二道也列而爲三則相似而已惟相似故先後大而不達也知周乎萬物而道不足以濟天下則過矣道不足以濟天下則知亦有不用者若佛老之徒則過之者也旁行而不流若納約自牖遇主于巷之類是也縱心之所爲而各當於道則不流矣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知其莫之爲而樂之莫之致而安之則事變之來猶風雨寒暑之序夫何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賤賤素使秋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隨所寓而安之則无惡於物矣又能敦乎仁則天下无一物之非我也尚何不愛之有○又曰目視无全牛而後能樂天樂天則循理而已尽心知性而後能知命知命則事天而已夫何憂之有安土敦乎仁則天下无一物之非仁也何不愛之有○又曰合内外而体万物則无適而不安亦无物而不愛矣○又曰致中和所以範圍之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日月往來而成昏明皆明積而爲晝夜晝夜之道非昏明所能間也通乎晝夜盖无物不然而百姓由之不知尔知之者其惟聖人乎故神无方而易无体即此而已○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器陰陽亦形而下者而亦謂之道通上下言之也夫通天下
一氣爾誰能出不由乎則所謂道者即此而已自道而出无非善
也故乾之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孟子曰仁者天之尊爵蓋離之則
四而性則成之者也說卦曰成言乎艮又曰終始萬物者莫盛乎艮
則成者終始之辭也性成之則四者之名泯矣仁者而謂之仁知者
而謂之知皆見此而已百姓則未嘗見也故由之而不知君子之道
所以鮮也○又問事鬼告以事人問死告以知生所以發子路之
見初无二致也故問事鬼告以事人問死告以知生所以發子路之
問而不隱也蓋聖人之言近矣探索之則臆慮存焉○又文集曰且
佛之言吾之道足以斷輪迴出生死故願其說者爭趨之彼以死生
爲足厭苦而求免之果足爲道耶其言信然耶夫古之大孝之道必
先明夫德知夫德則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當自見矣是道也聖人
詳言於易不必拘邪說而外求也○又曰天地之間一氣而萬形一
息而成古今倅觀之士會物於一已通晝夜而知則雖死生之變无
恤矣○又延問葉曰橫渠謂性未成則善惡混是揚子說也夫一
陰一陽之謂道離之者善成之者性非有外也然求則得之舍則失
之是雖在我猶須其善反而已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其所爲不
善乃其不善反尔成之者性豈善惡初有混耶○又曰性非有二也
善惡混則性終不能一矣雖曰脩其善則爲善人而性之所有烏乎
去之是所謂惡者果不能離也蓋性之有不善全其實則所惡者確
乎其不可入矣故曰成之者性彼爲不善者物誘於外而在己者性
亡之尔非有混於性也橫渠謂性未成則善惡混置疊而繼善斯爲

善矣惡不去則善因以存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誤矣。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斯於穆不已純亦不已之意皆在其中矣繼之者善無間也成之者性无虧也。又曰精氣爲物游氣爲變是死生之意三曰然是知鬼神之情狀只是說游氣一句。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何以与知与能天下同体尔天地之有陰陽晝夜人之有死生進退知此則与天地同功。胡氏知言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有一則有三百三而无穷矣老氏謂一生二二生三非知太極之蘊者也。又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陽一陰陰一陽此太極之所以爲道也始万物而生者乾坤之元也物正其性万古不變故孔子曰成之者性。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何也謂太極也陰陽剛柔顯極之幾至善以微孟子所謂可欲者也。論音以微孟子所謂可欲者也。論音倫音智音路音悉微反。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成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運行之諸仁也神妙无方变化无迹藏諸用也天地不与聖人同憂天地不幸聖人之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爲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矣富有博博也日新无窮也生生相續變易而不過也乾始物而有象坤成物而体備法象著矣推數可以知來物通變

不窮事之理也。天下之有不離乎陰陽惟神也。莫知其然。不測其爲剛柔動靜也。又遺書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夢此天與人異。聖人有不能爲天之所爲。又曰。天地鼓動萬物。聖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此所以有憂患。又曰。鼓動萬物。聖人之神。知則不可名。又曰。聖人入人也。故不能無憂患。天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也。又曰。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无神字要思而得之。又曰。所以謂萬物一神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謂它物不與有也。又曰。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又曰。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爲用也。有陰便有陽。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便无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而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是有息時。只爲无爲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彰。不動而變。无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又曰。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无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張氏曰。非神不能顯諸仁。不知不能藏諸用。又曰。老子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此是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此則異矣。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則何意於仁。鼓萬物而已。聖人則仁爾。此其爲能弘道也。又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人不可知。

也。无心之妙，非有仁所及也。又曰：天不能生善人，正以天無意也。故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之於天下，法則无不善也。然古者治世多而後世不治何也？人徒見文字所記自唐虞以來，論其治亂殊不若唐虞以上幾治幾亂，須歸之運數有大數，有小數，故孟子曰：天下之生又矣，一治一亂。又曰：繫之爲言，或說天或說人，卒歸一道，豈不異術？故其象錯而理則同也。故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則於是分出天人之道人，不可以混天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言天德爾至也。又曰：神則不屈，無復迴易，故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言天德爾天則无心，神可以无謫，聖人則豈忘思慮憂患，所以經世則何用聖人？天地自足矣。又曰：聖人所以有憂者，聖人之仁也，不可以憂言者，天也。蓋聖人成能，所以異於天地。又曰：富有廣大，不禦之盛，故曰新。又曰：無疆之道，顯且幽，明所以有夫象散且聚，惟盛所以妙其聚隱其散。又曰：顯且幽，明所以有夫象散且聚，惟盛所以妙乎神。又曰：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疑帶於心，知之細也，非盛德日新，惟日新是謂盛德。又曰：生生猶言進進也。又曰：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德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又曰：能通變而措於民，聖人之事也。又曰：易曰：君子居則觀象於天，而自取法於地，不可生之者，用也。故曰：聖人藏諸用，其生也其殺也，咸其自取，天地不能加毫末於其間也。尚何與聖人同憂哉？蓋聖人者，與大孰加焉？故曰：至矣哉！以其富有，則謂之大業，以其日新，則爲之盛。

德至於不測之神皆若是而已其一物也知所謂一物則凡散殊不一者皆源源自見矣。尹氏語錄曰先生見王信伯云昔時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之意於張思叔思叔對曰堯舜其猶病諸後因侍伊川伊川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如何說則對以思叔之語伊川曰不然天地以無心故无憂聖人致有爲之事故憂夫易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程氏曰易道廣大推遠則无窮近言則安靜而正天地之間萬物之理无有不同乾靜也專動也直專專一也直直易也惟其專直故其生物之功大坤靜翕動闢動則開應乾開闢而廣生焉物廣大天地之功也變通四時之運也一陰一陽日月之行也乾坤易簡之功乃至善之德也。又書曰乾陽一有物字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專一其動也直直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不柔一其動也翕翕聚其動也闢發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張氏曰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呂氏曰陽之爲德其動也直寒暑之變隨吾進退而已故自

行一周而歲成陰之爲物從陽者也陽之所次陰亦至焉故日行
次而月一會所以化育萬物而不已者也日行緩無所屈也月行速
急於從陽也。**陽之易章曰**乾坤易之蘊也而廣大生焉故曰夫易
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无外故不禦以言乎迤則非求諸外也取諸
身而已反而隱之於吾心則所謂靜正者可以默識矣乾君道也故
其靜也專專則故能直直猶所謂方正於天下也故大生焉大則无
外坤承順乎乾者也故其靜也翕受乾之施也故其動也闢受而施
生也故廣生焉廣則有方也周官大司從周知廣輪之數則東西爲
廣南北爲輪則廣方也蓋地不滿東南故坤之象曰地勢坤言順而
下也此廣大之辨也自廣大至易簡皆乾坤之德也乾坤之廣大不
可得而見也故配天地之言之觀乎天地則乾坤之廣大可知矣夫一
闢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乾坤之闢闢往來不可得而見也
故配四時言之觀乎四時則乾坤之變通可知矣乾陽物也坤陰物
也坤順乾而施生月朔日而生明其義一也觀乎日月則乾坤之爲
陰陽可知矣廣大其跡也變通其用也陰陽其道也雖變動不居其
所以示人則易簡而已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則至德者
中庸之德也其過變不常亦曰時中而已子曰易其至矣乎夫
故觀乎至德則乾坤之易簡亦從可知矣

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効天卑法地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陽

之道其至矣乎聖人以易之道崇大其德業也知則崇高禮則卑下
高卑順理合天地之道也高卑之位設則易在其中矣斯理也成之
在人則爲性成之者性也人心存乎此理之所有乃道義之門也
又遺書曰兵法遠交近攻俱是審行此道也崇卑之意○又曰天
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何不言人行乎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人
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天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
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是敬也敬
則無間斷斷然物而不可潰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
之命於穆不已烏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純則無間斷○
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是亦生生不已
之意天只是以生爲道○又曰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無躰義无方也○又曰成性存存便
是道義之門○張子曰非知德不崇非知業不廣○又曰知崇天也
服而上也通書夜之道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知性之非已
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知天地設位而易行○又曰天地定位
而易行乎其中知禮成性而道義出知天地設位而易行○又曰知
爲德以禮爲業也故知崇則德崇矣此論易書之道而聖人亦所以
教人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知禮成性而道義出知天地設位而
由仁義行也○又曰聖人亦必知禮成性而道義自此出也道義之門蓋
天地設位則造化行乎其中知則務崇禮則惟欲乎卑成性則是知
禮存存則是長存知禮亦如天地設位○又曰何以致不怠成性則

不息誠成也。誠爲能成性也。如仁人孝子所以成其身。樹下惠不息。其和也。伯夷不食其清也。於清和以成其性。亦得爲聖人也。然清和猶是性之一端。不得全正。不若知禮以成性。成性即道義從此出。又曰。知極其高。故效天。孔者。實效地。人必孔以立。失孔則孰爲乎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知禮以成性。成性乃存。然後道義從此出。又曰。季不能自信而明者。患在不自勉。不當守道不回。如川之流。深泉混混。不捨晝夜。無復回却。則自信自明。成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矣。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已見易與天地準章。○呂氏曰。道之峻極。于天道之至也。无礼以範皆從此出矣。○楊氏曰。道之峻極。于天道之至也。无礼以範。圖之則蕩而无止。而天地之化。或過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體道而範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所謂至德者。礼其是乎。夫礼天之所以爲戲事。皆不知天者也。故曰。待其人然後行。蓋道非礼以爲。偽或以爲戲事。皆不知天者也。故曰。待其人然後行。蓋道非礼不止。礼非道不行。二者常相資也。苟非其人而格於儀章。器數之末。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尚何至道之擬哉。○又語解曰。易曰。知崇礼甲蓋知足矣。知性知天。故崇礼可履而行。故甲崇礼甲其性。天地設位。乎天尊地卑而乾坤定。知礼成性而道義出其義一也。○楊氏語解曰。礼理也。知之則爲知。知崇天也。履之以爲礼。礼卑地也。○尹先生曰。因說知崇礼甲崇效天甲法地久之曰。如此論時且須說天地若到極處只是說天更不說地。又曰。如易立天之道。即曰陰陽立地。

之道即曰剛柔立人之道即曰仁與義才到柔與剛即大段有形象。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易者人也。聖人

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

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

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

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

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聖人見天下深遠之事瞻深遠

象天下之動无窮也故觀其會通會通網要也乃以行其典禮知

法度也物之則也繫之辭以斷其吉凶者爻也言天下之深遠難知

也而理之所有不可厭也言天下之動无窮也而物有其方不可系

也擬度而設其辭商議以察其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變化之時

義擬議議而言之也率焉鶴在陰以下七爻擬議而言者也餘爻皆

然也。又遺書曰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

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張氏正蒙曰易語天地陰陽情爲至隱

之辭所以成變化之道擬議以教之也凡有一亦出便有无限人議
論處至如天之生物亦甚有不齊處然天則无心不恤此所以要慎
言動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只是要求是也○又曰時措之
恒便是禮禮即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
中皆是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以一槩言如孔子喪出母子
思守禮以為非也又如制禮以小功不稅也○又曰日月已過乃聞安
而服曰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義甚大
須是精義入神以致用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則真義理也行甚
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也禮亦有不必變化者如天叙天
秩如何可變○陽氏曰天下之曠至惡也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而
後見是故謂之象形容者乾為圓坤為大輿之類是也物宜者若乾
稱龍坤稱牝馬之類是也非聖人有以見之其孰能擬象乎天下之
動不居也而其會有元其通不窮觀其會通而後不失乎時中之義
可以行典禮矣蓋禮以時為大故也是故謂之文文者陰陽之交也
非聖人有以見之其孰能繫辭而斷其吉凶乎象言卒之時可以盈
禮也故用大牲吉先王觀會通而行其典禮則其盈殺皆順天命也
故孟子曰禮之於賓主命也象言載鬼一車之類近乎厭謫譎怪疑
若可惡矣而聖人之意於是盡焉故不可惡也六爻之動其變无常
疑若可亂矣而聖人因之以行典禮故不可亂也擬象而後言議文
而後動則言動斯與天地同流矣其成變化也何有○陽氏曰革反丁
反亂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

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中孚九二

程氏易傳曰鶴鳴於幽隱之中不聞也而其子相應和

中心之願相通也好爵我有而彼亦慕慕好爵之意同也有受於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近幽明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誠則通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者為能識之

楊氏語錄曰諸家良脩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亦當記之乎或為之言曰借使遠良不記天下亦當記之曰此語亦善

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爾未盡也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謹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

知胡氏反見賢編反謂亡彼反下孟反

同人先號

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程氏易傳曰九五同於二而為三四二陽陽陽五自

以我直理勝贊抑至於號咷然邪不勝正雖於所隔終必得合故後
笑也大師克相遇五與二正應而二陽非理隔奪必欲用太師克勝
之乃得相遇也云大師云克者見二陽之強也九五君位而反不取
人君同人之義蓋五專以私暱應於二而失其中位之德人君當與
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耶非君道也又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是私
暱之情非大同之跡也二之在下尚以同於宗為吝况人君乎五既
於君道无取故更不言君道而明二人同心不可間隔之義繫辭云
君子之庭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中誠所同出處
語默无不同天下莫能間也同者一也一不可分分乃二也一可以
通金石冒水火无所不能入故云其利斷金其理至微故聖人贊之
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其言意味深長也。**張氏曰**君子自知自
信子然不惑又於出處語默之際與人獲同則其志決然利可斷金
○又曰推仁言能斷金夫一人固自明矣又有一人言而同心其為
利也如金鐵之可斷。**又曰**義理必至於出處語默之不可易如此
其同也已固自信又得一人與之同故利如斷金。**又曰**君子之
孝求仁而已伯夷之清伊尹之任下惠之和皆聖人也其道不同而
趨同趨同者何曰仁而已矣故古之君子惟相生子里相望異出或
出或處或默或語未嘗同又考其所歸若合符契同歸於仁而止。
胡氏曰若是人也有一人而生養千萬人者有千萬人而生養於一
人者大易天之卦六二中正之人也九五亦中正之人也一人而
同於一人孔子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不言五失君義不同於天下

者是一人者所賴以生養天下同天下之本也故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益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武王之於周公仲尼之於顏回先主之於武侯是也雖然初六藉二柔者也故有私昵之戒○戶羔反○道羔反○丁丑反○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天過○○易傳曰○初以陰柔巽躄而処下過於藉以茅過於謹也是以无咎茅之爲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道之道也○慎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繫辭云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言敬慎之至也○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甚重以之藉薦則爲重慎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過於敬慎爲之非難而可以保其安而无過者能慎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无所失矣○履物爲踐○履於物爲藉錯七故反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謙九三○○程氏易傳○能勞謙之君子萬

民所尊服也繫辭云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體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有勞而不自矜伐有功而不自以為德是其德弘厚之至也言以其功勞而自謙以下於人也德言盛體言恭以其德言之則至盛以其自處之禮言之則至恭此所謂謙也夫謙也者謂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存守也致其恭巽以守其位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是以能終吉也夫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為保其位而為之也而言存其位者蓋能致恭所以能存其位言謙之道如此如言為善有令名君子豈為令名而為善也哉亦言有令名者為善之效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乾上九。程氏易傳曰无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无民之輔助則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初九。程氏易傳曰文辭於節之初恐人之化於言也故復明之云雖當謹守不出戶庭又必知時之通塞也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尾生之信水至不去不知通塞也故君子貞而不諂繫辭所解獨以言者在人子曰作易者其

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惡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盜冶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解六二。負荷之人而且乘載爲可惡也。處非其據德不稱其器則寇戎之致乃已。招取將誰咎乎。聖人又於繫辭明其致寇之道。謂作易者其知盜乎。盜者乘機而至。苟无覺隙則盜安能犯。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非其所能安也。故盜乘機而奪之。小人而居君子之位。非其所能與也。故竊假而陵慢其上。侵暴其下。盜則乘其過惡而伐之矣。伐者聲其罪也。盜竊暴而至者也。貨財而輕慢其藏是教語乎。盜使取之也。女子而失其容是教語淫者使暴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招盜使奪之也。皆自取之之謂也。楊氏曰。方解之時德不足以有其位。慢藏之象也。如字。才很反。音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程氏曰有理則有器有氣則有數行鬼神者數也數氣之用也大衍之數五十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六衍之則爲五十五十數之成也成則不動故損一以爲用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變化言所鬼神言用。**又曰**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也。**又曰**顯明於道而見其功用之神故可與應對萬變可贊祐於神道矣謂合德也人爲順理以成功乃贊天地之化育也。**張氏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天地之數也一固不爲用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六俱然一物无有終始首尾其中何數之有然此言特示有漸尔理須先數天又必須先言一次乃至於十也且天下之數止於十窮則自十以反

一又當止於九其言中者九之耦也楊雄亦曰五復守於五行者蓋
 地數无過天數之理焉有地大於天乎故知數止於九九是陽極也
 十也者始爲五之耦焉又曰經兩兩是爲天三數雖三其實一
 也象成而未形也兩兩地亦效也柔亦效也七離九六坎八參天兩
 地此但天地之質也通其數爲五乾坤正合爲坎離坎離之數當六
 七精爲日月粗爲水火坎離合而後萬物生得天地之最靈爲人故
 人亦參爲性兩爲軀推其少長數當八九九而下土其終也故土
 之爲數終於地十過此以往萬億无窮不越十終反二而已陽極於
 九陰終於十數乃成五行奇耦乃備過此周而復始以至无筭不越
 於是陽用其極陰不用極陰不用極而用六者十者數之終也九之
 配也地无踰天之理終於其終而已參天兩地五也（地兩二也）
 三也兩六也（坤用）（五地兩十也）（一天三三也）（三天三九也）
 乾用（五天三五也）（凡三五乘天地之數總四十有五并三天兩
 地自然之數五共五十虛大衍之一故爲四十有五并一象三象天
 地之參也辨四象四時也揲象四時數不過十時乃三歲半季三揲
 之餘也直云五歲再闔者盡偶多之數也揲常餘九則揲者四十而
 已四十乃十四時之數也（六五八九）（五十四三）（此相間循環
 之數也）又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二相間是相得也各有合以
 對相合也如一六二七三八四九各有合神也位相得化也○又曰
 奇所附之一也扚左右手四揲之餘也再扚後指者每成一爻而後
 指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扚也闔常不及五年而再至故曰五歲再闔
 此歸奇必俟再扚者家闔之中間再歲也○又曰成變化而行鬼神

成行陰陽之氣而已矣。又曰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著龜之用也。又曰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者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尺鬼謀故可祐神。又曰顯道神德行此言著龜之德也。呂氏曰闕者歸餘於終自然之數不得不尔苟不置闕故寒暑必差尔必大成於三而變於五也。易之辨著取法闕之歸餘非理取法於辨著也。又曰天參地兩參天兩地而倚數又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不獨以五亦有參焉有兩焉天數二十有五其五也地數三十六其五也地數五故又兩之爲三十參天兩地以爲五小衍之爲十兩其五也大衍之爲五十其五也易之數皆類此。周子曰一三五天數也參之爲九二四地數也兩之爲六蓋天地之數備於五其十也以五成之故參天兩地之數具於五而已。太音泰圖卦買反。時設反。紀宜反。即得反。音基。圖上文反。下孟反。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

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
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
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
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
孰能與於此夫易聖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
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通書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无思本也思通用也我動於彼誠動
於此无思而无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无不通
是以无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
幾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通書**曰知
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也合与上文相連不當在下○**通書**曰言所
以述理以言者尚其辭謂於言求理者則存意務辭也以動者尚其
象動則變也順變而動乃合道也制器作事當象乎象卜筮吉凶當
考乎占受命如響象知來物非神乎曰感而通求而得精之至也○

又遺書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後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哉曰聖人○**又易傳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惟辭步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跡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地予所傳者言也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又遺書曰**或問變與化何別曰變如萬物方變而未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又遺書曰**以木從火為然之象火之用唯燔與烹燔不假器故取象而為鼎以木巽火為然之象也制器取其象也乃象器以為卦乎曰制器取於象也象存乎卦而卦不必先器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象人之不能知象也故設卦以示之卦器之先後不害於義也或疑鼎非自然之象乃人為也曰固人為也然烹飪可以成物形制如是則可用此非人為自然也在井亦然器虫在卦先而所取者乃卦之象卦復用器以為義也○**又遺書曰**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箇理書龜雖無情然所以為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是此理以其有是理也故以是問焉其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沒此理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箇理故應也至如祭祀之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理向之故享也不容有二三只是一理也如外稟治病亦只是一箇

理此藥治箇如何氣有此病服之即應若理不契則藥不應○又曰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其寂然不動小則事物之至大則無時而不
 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无少欠不為堯存不
 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不動感便
 通感非自外來也○又曰寂然不動乃象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
 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於此也○又曰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万理皆具更不說感与未感
 ○又曰老子曰无爲无不爲當有爲而以无爲爲之乃是有爲之也
 聖人作易未嘗言无爲惟无思也无爲也此戒夫作爲者也然下即
 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
 又答与叔書曰心一也有指歸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
 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又曰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
 而至神无速亦无至頃如此言者不知是不足以形容故也○張氏
 曰化之於已頃使之化則知頃使之頃一日之化則知一日之頃况
 有殊易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又曰知我其神乎○又曰惟神
 故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則必知神之爲也
 ○又曰聖人之進豈不自見今在學者區別是非有化於善者猶能
 知况聖人乎易言窮神知化又言知變化之道安得不知○又曰變
 言其著化言其漸○又曰辭變象占皆聖人之所務也故易道具焉
 ○又曰尚言則辭无所尚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
 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爲孰能与於此知德之難言知德之易也
 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

德仁又以尚象爲聖人之道非知之達乎是哉○又曰李未至乎知
 德語皆有病形上者得辭斯得象矣故變化之理須在乎辭言所以顯
 變化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而曰以言者尚其辭辭者聖人之所重
 ○又曰人言命字極難辭之足理而无害者須出於精義易有聖人
 之道四以言者尚其辭不必至於聖人然後其言乃能无蔽蓋由精義
 所自出也故辭不可以不脩○又曰有不知則有知无不知則无知
 是以邇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无爲受命乃如響无有遠近
 幽深遂知來物昧天下至精孰能與於此此言易之爲書也至精者
 謂聖人窮理極其精微處中庸所謂至矣○又曰既言三五矣三五
 而上復如何分別○又曰氣之聚散於太虛猶以凝釋於水知太虛
 即氣則无有有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只於三五之神變易而
 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李也○又曰非至精變神不能
 与故曰神而明之存乎人无托者以其无不知也若言有知則有所
 不知也惟其无知故能竭兩端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无知
 則神矣有能知此則於神爲近无知者亦以其行素備也道前定則
 不窮○又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体皆一物故觸之而无不竟不待
 心使至此而後竟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物形
 乃有小小大精神則无精粗神即神而已不必言依用譬之三十六
 輻共一轂則爲車若无輻与轂則何以見車之用感皆性之流也性
 是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之爲別○又曰易言感而遂通者蓋語神也
 非指暴者爲神然暴亦固有漸亦是化也○又曰有所感則化感亦
 不使難專以化言感而遂通者神又難專謂之化也○又曰聖人感

天下之志雖愚人與禽獸猶能識其意。又曰易非天下之至精則
鮮不足以待天下之間非深不足以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其
不足以成物非象不足以制器非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義辭則其
神不能通天下之故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又曰風氣清則通
昏則難清極則神故聚有間則風行風行則聲聞泉達清之驗故不
行而至通之極也。又曰天參地兩參天兩地而倚數。又曰
○寂為感感為寂寂用妙於應物非寂則不周虛寂而方
元機則難感寂然之中天機動應感之際本原常靜洪鍾在簞叩
與不叩鳴未嘗已寶鑑在手照與不照明未嘗息。又曰中國
莫不知理義之當然無過無不及之謂中未及乎所以中也喜怒哀
樂未發之前反求吾心果便為乎易大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孟子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
此言何謂也回也其庶幾乎屢空然後可以見乎中而空非中也必有
事焉喜怒哀樂未發無私以小智曉乎其間乃所謂空由空然後見
乎中實則不見也。又曰易曰天運乎上地止乎下則天地駸矣
然一動一靜而變化成焉其事則同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
女固駸矣然夫夫婦婦而家道成焉其志則通也飛踏動植之異宜
剛柔厚薄之異齊萬物固駸矣然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不相悖焉
其事則類也惟聖人深足以通天下之志幾足以成天下之務則可
以合天下之駸而同矣。又曰或問蘇子瞻曰有思皆邪也無思
則土木也思無邪者惟无思而无所思乎如何曰思曰睿睿作聖君
子有九思思可以作聖人而君子於視聽色貌言動皆有思焉而謂

有思皆邪可乎繫辭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之神孰能與於此夫自至神而下蓋未能无思也推无思爲足以感通天下之故而謂无思土木可乎此非窮神知化未足與議也詩三百出於國史固未能不思而得然而皆止於禮義也其所思止於所思无邪而已○又曰唯君子爲能先得人之所同然者故能通天下之志通天下之志則視天下无一物非我也尚誰異哉○又曰易所謂无思者以謂无所事乎思云尔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
與音預參七音反
通七各反
宗統反
首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多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

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
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
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
咸用之謂之神簡編策其次也天一至地十八在天數五地數五上
者便有下五者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万物變化鬼神之用也○
又明道行狀曰道之不明異
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遠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
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則不足以開物成務信
爲无不周編實則外於倫理○又曰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
乎其中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易畢竟是
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
明矣終无入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常自得之
○又曰安有識得易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甚○又曰退藏於密密是
用之源○又曰知不專爲藏任易言知來藏任往著卦而言○又曰
易要玩臚齋戒以神明其德夫○又曰凡物之微其氣味盡无復歸本原之理天
戒以神明其德夫○又曰凡物之微其氣味盡无復歸本原之理天
也間如共爐雖生物銷鑠已盡况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
爲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潮是潮退

也其困者已无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却是將已涸之水爲潮此是
氣之終始開闢便是易一闢一闢便是變○又曰眞元之氣之所
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
爲之但必水涵養魚乃得生亦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无異至於
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良者闢闢之機而已所出之
息非入之氣但眞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闢時隨之而入非假
此氣以助眞元也○陽氏曰此語天一止地十恐在天數五地數五
原於聖人之於書亦有欲併以一說尺慮易知後則不復研究故有
易有難或在此說或在彼說然要終必見但評李者潛心○又曰開
物成務物凡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厥之也事无小大不能明則
何由能處矣至粗至小之事亦莫非開物成務譬如不深耕易耨則
稼穡烏乎而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是則開物成務者必有濟世之才○又曰惟能通天下之志故能
感人心○又曰圓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文貢
故能斷天下之疑易書成三者備民愚明聖人得以洗濯其心而退
輒於密矣○又曰吉凶與民同患吉凶可以正勝非聖人之患也○
又曰非神不能顯諸仁非知不能藏諸用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
憂慮而阻其故故曰藏往○又曰神武不殺神之大者也使知懼不
犯神武者也○又曰言天之變遷禍福之道由民逆順取舍之故知
易以先之○又曰民患除憂慮亡用利身安故可退藏於密窮神知
化以崇高其德也自此以下又歷言其德之出而異名也○又曰闔
戶靜密也闔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觀耳聞受於陽也一動一靜是戶

之常專於動靜則偏也。一闔一闢謂之變。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
 坤闔闢之象也。又曰因其變而裁之以教天下聖人之法也。又
 曰用之不窮莫知其妙故名之曰神。又曰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
 出入莫知其神。一萬物之妙者故。又曰虛靜中養神之明也。無遠
 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而無間也。又曰洗心退藏欲見二
 者在吾分中如何注措。又曰神武不殺神武之理何入而不可何
 必止據音龍而三人曰欲明者止為武之為義主乎殺不殺之武情
 狀如何。又曰大氣本一所以為陰陽者闔闢而已。開闔二機無時
 止息則陰陽二氣安得而離。又曰陽極則陰生陰勝則陽復消長
 凌奪無俄頃之間此天道所以運行而不息入于地道則為剛柔入
 于人道則為仁義才雖三而道則一。雖兩而用則一。又曰大氣
 本一所以為陰陽者闔闢而已。氣闔則溫煥發生闔則收斂肅殺但
 一辨二用不可以二物分之。分之二用物則闔闢之機露則布生
 之用息矣。又曰六經不言无心惟釋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揚墨
 言之心不可无性不假脩故易上言洗心及性中甫止言尊德性孟
 子止言存心養性又問子空言利是何等利曰一般共利用出入之
 利皆是。又曰子思之中庸也始於寂然不動中則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其至也退藏於密以神明其德復於天命反其本而已
 其意義無窮非玩味力索竟能得也。又曰丁丑反音戶反音智陽
 以啟反音恐殄反音預闔所戒反音符闔側皆反音胡闔反音是

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

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賈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

而動周大太極圖曰

无極而太極

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一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

本无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疑乾
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万物生生而變化无窮焉惟
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焉變
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生靜无
欲故靜立入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
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
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獨氏遺書曰**因見賣虎者聖人見何圖
洛書而蚤八卦然何必圖書只有此虎亦可作八卦數便在中可起
古之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者者爾只如樹木亦可見數究何以无尾
有血有指只爲見陰物大抵陽物星長陽盛者星愈長如雄是盛陽
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植尾車上以俟雨晴若
天將雨則先垂向下才晴便直上。**又曰**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
不然如何曰春秋因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
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
蚤八卦因見何畜洛書果无圖書八卦亦須作。**又易傳曰**大有之
上有極當變由其所以順天合道故天祐助之所以吉也君子滿而
不溢乃天祐也變辭復申之云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
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自天祐之自天祐之自天祐之
五虛中位也思順謂謙退不居尚賢謂志從於五大大有之世不可以
盈豐而復也盈爲非所宜也六爻之中皆樂據權位唯初上不處其
位故初九无咎上九无不利上九在上履信思順故在上而得吉蓋

自天祐也。○張氏曰：四象即乾之四德，四時之象。故下文云：『變通莫大於四時，尺吉凶之理，則能尽天人之助，而成位乎其中。』故下文云：『崇高莫大乎富貴。』又曰：『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無恒則何業之有。』又曰：『天生著龜，聖人則之以占兆。』又曰：『天地變化，聖人作易，以書龜策之故。』曰：『聖人效之。』又曰：『作易以示人，猶天每象見吉凶，作書契效法，猶地出圖書。』又曰：『易曰：自天祐之，此言宜在立心勿恒凶，下孟上言莫益之故，此言多助也。』又曰：『問易有太極，莫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无定位，當與即是太極耶？』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後有左右，前後便有四方，有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一人之身，其備乎？』君子所止必至其極，而後已，極如屋極之極中，而不失其高者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子止於孝，為人臣止於敬，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五者之道，極於此而已。外是而求之，非過則不及，非所以為極也。故曰：君子无所不用其極。○音：泰，音泰；乾，音乾；反，音反。○吐南反。○色白反。○音：泰，音泰；乾，音乾；反，音反。○子白書不盡，豈豈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係繫辭為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蘊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

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
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
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
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
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
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
言而信存乎德行

元凱却有此語云云言高則言遠解約則義微

大率言語是涵養而有餘意所謂言不盡言言不盡意

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即是天理便是易也

位乎中無人則無以見天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
坤或幾乎息矣又曰且與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無中乎
若以中外之中爲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
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
中來爲中○又曰乾健坤順人亦不曾果然體認得乾坤毀則無以
見易○又曰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惟此語截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是人道要在人默識之
也○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虛一
大爲道此乃以空空言其道也○又曰辨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
安得謂之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又曰或問繫辭自天首言中庸
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辭雖始從天地陰陽言之然卒曰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有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
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
微之謂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是豈不同○又曰昨日之會太宰談禪
使人情思不潔歸而後恨者以之此說天下已成風理然至於反身
之爲此孝者三十年矣其使得者儘說得知有這道理然至於反身
而誠却竟无得處他箇箇竟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九義以方外
也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壁豆贊易前後貫穿都說得是有此
理然直默而不成之不言而信有乎德行處是所謂自得率談禪有所

說得蓋天者之有得。又師說曰：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帝者以主宰而名也，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論德。行大體，通論易道而終于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有乎德，行易要所隨。繫戒以神明其德矣。張氏曰：理勢既亦不能與時順通，非盡利之道。又曰：天下之動，神鼓之也，神則主乎動，故天下之動皆神之爲也。辭不致，姦則不足以盡神，辭謂易之辭也。於象固有此意矣。又繫之以辭，因而駕說，使人向之極，尺動之義也。歌姦爲巫風言，鼓姦之以盡神者，與巫之爲人，无心若風狂然，主於動而已，故以好歌姦爲巫風。猶云如巫也，巫主於動，以至於鼓姦之極也。故曰：盡神，因說鼓姦之義，故取巫爲言。又曰：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鼓姦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又曰：乾坤既列，其間六十四卦之位，錯綜以爲變易，苟乾坤不列，則何以見易？易不可見，則無乾坤乾坤天地也，易造化也，聖人之意莫先乎要識造化，既識造化，然後其理可窮，彼爲不識造化，以爲幻妄也，不見易，則何以知天道？不知天道，則何以語性。又曰：一陰一陽不可以形器拘，故謂之道，乾坤成列而下降，易之器，乾坤交通，因約裁其化，而別之，故謂之變，推行其變盡利而不遺，可謂通矣。至盡利之道，而措諸天下之民，以行其典禮易之事業也，約裁其化，而指別之，則名號各殊，故謂之變。又曰：運而无形，謂之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又曰：形而上者，是无形體者，故形而上者謂之道也，形而下者，是有形體者也，故形而下者謂之器，无形亦者，即道也，如大德敦化是也，有形亦者，即器也，見於事實，即礼義是也。又曰：凡不形以上者，皆謂之道，惟是有无相接與

形不形處知之爲難。須知氣從此首蓋爲氣能一有無。無則氣自然生。長道也是易也。又曰：常人之享日益而莫自知也。守尼行者冒衆異於他人。十五至七十化而裁之。其維德之盛也。又曰：聖人因天地之化裁節而立法。使民知寒暑之變。故爲之春夏秋冬。亦化而裁之。之一端爾。又曰：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質契天德而萬邦信說。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成。學者常存德注。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道至有難明處。而能明之。此則在人。也。凡言神。亦必待形。然後著。不得形。神何以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則須待人而後能明乎神。又曰：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邪。防氏曰：非思非慮。非視非聽。子然遺昭而獨存者。神而明之。謂神存而明之。非有此心之所能知也。此道之所以明。無處無服。無從無違。確乎其能事者。默而成之。謂也。性成而後成之。非有爲之所能得也。此道之所以行。陰氏曰：易曰：天地設位。而後易行。其中又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然則乾坤者。果何物也。乾坤其天地耶。既曰：乾坤其天地也。天地其乾坤耶。既曰：天地其乾坤也。乾坤物也。陽者效天地。陰物也。陽者效天地。陰物也。

也陰者法地如是則乾坤者形容天地之形也。乾非天地也。既非天地。則乾坤言
萬物資始。資生者何也。以形勢言之。則曰天地以清性言之。則曰乾坤
坤乾健也。天行不息。故謂之乾。坤順也。厚德載物。故謂之坤。天尊地卑
理乾坤定矣。所謂設位與成列者也。然而行其中立其中者何也。此
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天地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其
道乎。曰非也。兩儀合而為太極。乾坤合而為陰陽。易合而為道。如一
二合而為三。三見則不復為一。一矣。然則太極也。易也。道也。其三物
乎。曰一也。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兩儀太極之陰
陽也。乾坤易之陰陽也。陰陽道之陰陽也。既謂之陰陽。安得不謂之
器乎。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天地陰陽乾坤形而下者也。故曰在天成象。象有差
大民安得無憾乎。天地昭形。象於上下者也。故曰在天成象。象有差
或在地成形。形有小大。既有差忒。又有小大。民所以憾也。太極也。易
也。道也。天地乾坤陰陽動乎其中。天由之而始。萬物地由之而生。萬
物聖人由之而成。變化陰陽由之而有盈虛。故曰乾坤毀則無以易
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不可見。則太極亦不可見。太極
不可見。則道亦不可見。道不可見。則天地乾坤陰陽不幾於息乎。
絪縕反。音才。行。下孟反。七。
絪縕反。音才。行。下孟反。七。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卷上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卷下

東萊 呂祖謙 編

下繫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

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

義周氏補書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而不怠故曰貞明○易傳序曰上古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

備矣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易傳否曰有大人之德而遇

至尊之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是以吉也○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

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也而謂人之性猶牛

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

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也而謂人之性猶牛

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

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也而謂人之性猶牛

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

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也而謂人之性猶牛

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

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也而謂人之性猶牛

貞乃能觀也日月之明貞乃能明也天下之動貞乃能一也蓋言天地之道不眩惑者始能觀之日月之明不眩惑者始能明是天下之動不眩惑者始能觀之日月之明不眩惑者始能明是本也本立則不為聞見所轉其聞見須透徹所從來乃不以眩惑此蓋謂人以身而觀天地日月一正天下之動也○又曰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正觀正明是已以正而明日月觀天地也○又曰天地之能如是多為日月之明與天地變化所眩惑故必已以正道觀之能不越乎窮理豈惟耳目所聞見必從德見其大源至於盡厥則可以不惑也心存默識實信有此苟不自信則終為物役事千萬變化其究如此而已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又曰因父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父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又曰父象之變以通其利故功業見也聖人之情存乎教人而已○又曰將陳理財養物於下故先叙天地生物之○又曰失位則無以參天地而指諸民也○又曰問邵堯夫云誰信畫前元有易便知刪後更無詩畫前有易何以見曰畫前有易其理甚微然則周孔之口發明者言之未有畫前蓋可見也如云神農氏之耒耨取諸益日中為市取壘壘黃帝堯舜之舟楫取諸渙服牛乘馬取諸隨益壘壘重卦也當神農黃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盡此理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通變以宜民而易之道得矣然則非畫前元有易乎○呂氏大學解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又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故天下通一氣萬物通一理出於天道之自然人謀不與焉○又曰利

與人同者非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
曰財故所以得國者以得衆也以得衆者以有德也有德者利
與人同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也故以財聚人非仁何以得之
重直龍反音係七樹反官煥反苦角反易以敵反賈

大回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
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
物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曰此皆聖人取之於糟粕也地之宜如爲黑爲剛肉爲大室神
明之德通於萬殊萬物之情類於形器○**辨氏**曰或說易曰乾
天道坤地道正是亂說曰乾坤非天地之道耶曰乾坤豈止言天
坤豈止言地又問乾坤不止言天地而乾卦多言天坤卦多言
地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乾卦
言天坤卦言地只爲語其類爾如說卦於乾雖言天又言爲金
爲玉以至爲駁馬爲良馬木果之類豈不言天故繫辭曰伏羲
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若此者所謂類萬物
之情也只如說卦所類亦不止此爲之每發其端使後學者觸
類而求之爾善作易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
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孔子推明之曰此於觀
天文地理則爲其物於鳥獸草木則爲其物於身於物則爲其

物各以例率不_レ尽言也率者_レ備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
 卦何所用之○_{程氏易傳曰}既濟天下之事不_レ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
 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自離以下十二卦千有餘年更六七_作
 聖人至大而少備若不待時一聖人之事爾何其久且遠也
 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_{張氏曰}柔附於物
 所先_{一作元}包義氏沒神農氏作斷木爲耜揉木爲耒
 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
 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_{張氏}
 曰天施地生而_上天血下故_下播種_{次之}○_{又曰}聚而通貨
 交相有无_{次之}○_{又曰}勝角反_{音似}力對反_{又曰}聚而通貨
 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
 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
 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_{程氏}
 彖○_{程氏易傳曰}既濟天下之事不_レ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
 終不通則止矢无常止也衰亂至矢蓋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

才非不善也時極道窮理必當變也聖人至此奈何曰惟聖人
 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其終而无亂
 又書曰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則順治之
 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以待堯舜而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
 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
 傳傳淵泉而時出之也湏是先天有傳傳淵泉方能時出自无傳
 傳淵泉豈能時出之又曰識變化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
 器用亦異是以聖人通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
 有作者虞舜爲弗可及矣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聖舜之德又
 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故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爲
 治者終苟道也○張氏曰鴻荒之世食足而用未備堯舜而下
 通其變而教之也神而化之使民不知其所以然運之无形以
 通其變不頓革之欲民宜之也大抵立法須是過人者乃能之
 若常人安能立法凡變法須是通其變使民不倦豈有聖人變
 法而不通也○又曰君逸臣勞上古无君臣尊卑勞逸之別故
 制以札樂簡易外略至堯舜則煥乎其有文章然傳上世者止
 是伏羲神農此仲尼道古也猶據聞見而言以上則不可得而知
 所傳上世者未必有自從來如此而已安知其間故嘗有禮文
 一時磨滅爾又安知上古无不如三代之文章者乎然而如周
 禮則不過矣可謂周矣今言治世且指堯舜而言可得傳者也
 歷代文章自天子而損益之見其礼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
 德不可加損矣○宮氏中庸曰一闔一闢天機自然无作无

息以生方變蓋神而化之者也

音又

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

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

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

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

睽程氏曰書曰服牛之衆馬皆出其性而爲之胡不服馬而乘牛

睽乎○張氏曰舟車之次舟易車難舟先於車○又曰不勞而

得其欲改動而說取諸隨○又曰養道雖至禁網尚疎但懲其手

物致用過以爲養小過○又曰養道雖至禁網尚疎但懲其手

亂而已○睽○范氏曰係辭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

大聖人聖人作事无非欲利天下未耨曰杵舟楫弧矢服牛乘

馬皆所以利天下聖人惟言利物之利不言利己之利所謂利

己之利者不過富國強兵豐財用實府庫而已必有善於人益

於己必有損於人○剡○弧反○睽○以冉反○重○且龍

反○他洛反○暴○白報反○掘○其月反○睽○苦圭反

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

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
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
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
以察蓋取諸夬張氏曰剛以乘上柔以覆下上其棟下其宇則其間已有宇不得爲上棟也若指楹爲棟又益遠矣宇兩垂而下故言下宇○又曰禮教備養道足而後刑可行政可明明而不疑又曰易說制作之意蓋取諸某卦止是取其義與象契非必見卦而後始有爲也然則是言夫子之言爾於既反觀色具反觀音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豪者材也交

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

也

張氏曰陽卦多陰則陽爲之主陰卦多陽則陰爲之主雖陽小大不齊而剛柔得位爲一卦之主則均矣○紀宜反

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

張氏曰：「其歸者君子之道多，以御者小人之理。」又曰：「陽歸本也，淑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休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九四○程氏遺書曰：「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无易也。」又曰：「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又曰：「窮理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礼樂。」劉安節曰：「孝悌之行何以能尽性至命也？」出之言者以性命爲高遠，孝悌爲淺近而不知其一說道无本末精粗之別，洒掃應對形而上者存焉，世无孝悌之人而不能尽性至命，亦由之而不知也。人見礼壞樂崩，則曰礼樂亡矣，然未嘗亡也。大盜賊人之

至不道者必有統屬必有聽順然後能羣然而謂禮樂一日亡乎知
 禮樂之無所不在而未嘗亡也則於窮神知化也何有○**易傳曰**夫
 子因咸極論感應之道夫以思慮之私心感物所感狹矣天下之理
 一也途雖殊而其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則一雖物有萬殊事有萬
 變統之以一則無能違也故貞其意則第天下无不感通焉故曰天
 下何思何慮用其思慮之私心豈能无所不感也日往則月來月往
 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
 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來屈信明
 感應之理屈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
 暑相推而歲成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應也
 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應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應復有應所以
 不已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
 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前云屈信之理矣復
 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信蓋不屈則無信信而後有屈觀
 尺蠖則知感應之理也龍蛇蟄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後能奮矣動息
 相感乃屈信也君子潛心精微之義入於神妙所以致其用也潛心
 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精與施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上文
 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如其身所以崇大其德業也所為合理則事
 正而身安聖人能事於此矣故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
 化德之盛也既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更以此語結之云窮極至神
 之妙知化育之道德之至盛也無加於此矣○**張氏易說曰**不能利
 用便不思不勉執多以御故憧二心勞矣正惟存神尔將陳所知交

六五

則皆曰可謂通乎晝夜之道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以誠也。情爲相
感而利害生。離以爲也。精義入神事。豫吉內求利。吾外也。求一作素。
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
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精義入神。豫之至也。義以反
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
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无體義入神。則无方。又精義入神。要出盡
思慮。臨事无疑。又精義入神。固不待接物。君子何嘗不接物。人則
見君子閑坐獨處。不知君子接物在其中。雖不與物接。然猶是歲
熟者。又知幾其神。精義入神。皆豫之至也。豫者見事於未萌。豫即
神也。又精義入神。利用安身。此大人之事。大人之事。則在思勉。力
行。可以推而至之。未之或知。以上事是聖人盛德。自致。非思勉可得。
猶大化之則人爲可勉也。化則待利用安身。以崇德。然後德盛。仁
熟自然而致也。故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自是別隔爲一節。又義有
精粗窮理。則至於精義。若尽性則即是入神。蓋惟一故神。又通天
下爲一物而已。惟是要精義入神。又所存能靜而不能動者。此則
存神。存則利用。利用則安身。安身所以崇德也。所應皆善。應過則所
存者復神。又德盛者神化。可以窮尽。故君子崇之。又化事之變
也。又大可爲也。大而化之。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而
德盛。仁熟之至。非知力能強也。又形而上者。得辭幾得象矣。神爲
不測。故緩辭不足以尽神。緩則化矣。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化。
急則反神。易所以明道。窮神則无易矣。又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
則利用。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与天爲一。豈有我能

勉哉乃德盛自致爾大抵思慮靜乃能昭物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况德性自是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易所以明道窮神則无易矣○又雷震感動虫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歟○又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不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又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則爲神其在人也智義利用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智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入之化也順夫時非化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无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鬱蒸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尔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捨惡趨善以爲化直可爲始學遺累者導乎云尔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物无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无相感則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一信相感而利生焉又曰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以偽也至哉則順理而利爲則不循理而害○又知幾者爲能以屈爲信君子无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信矣又何爭○又无不容然後能盡屈伸之道至虛則无所不信矣○又君子无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信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又將致用者幾不可緩將進德者從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進德不少懈於趨時也○又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入神因性其仁而行○又

不知來物未足以利用。又聖人之道豈不自見今在學者區別是
非有化於善者猶能知之。況聖人乎。易言窮理知化知變化安得不
知。○楊氏又集曰：天下殊塗而同歸，故道有不同者。塗雖多其歸則
同道不同其趨則一也。若伯夷伊尹之去就其孰與謀矣。○又曰：夫
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內外之道也。天
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則所以爲義，知其分殊則所以爲義。
權其分之輕重無錙銖之差則精矣。○又廷問曰：或問劉賁之事
如何。曰：在易後伯之凶始求深也。然則宜柰何。曰：尺蠖之屈以求信
也。踈越小臣一旦欲以新間舊難矣哉。○又語錄曰：易與咸卦初六
言咸其拇六二咸其腓九三咸其股九五咸其脢上六咸其輔頰舌
至於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以謂有心以
感物則其應必徠矣。惟无心以待物之感故能无所不應。其係辭曰
正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類也所謂
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夫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
所而自以形來則所照者曷矣。若執鏡射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或
曰：思造形之上極過是非思之所能及。故惟天下之至神則无思也。
无思所以躬道有思所以應世。此爲不知易之義也。易所謂无思者
以謂无所事乎思云爾。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今而曰不
可以无思又曰不能无思此何理哉。○又曰：自可欲之善至於充實
光輝之大致知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至於未之或知也。○呂氏曰：
窮神知化与知天命之知非苟知而已与聞斯道也其於化与天命

猶大臣與聞朝政。○又陰受上陽而成。躡陽資於陰而發光。故月
 得日之陽。然後能成受光之鬼。日得月之陰。然後能成發光之寶。又合
 朔望精。竟乃交。故光為之蝕。故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水不自閏。火
 然而成。潤火不自光。大焉。而有光其是之謂坎。○又中書解曰。所謂
 精義入神。以致用則精義者。誠諦之謂也。○尹氏曰。橫渠論窮神知
 化。不知到化後如何。○又冬明。○章子庸教。所以精義也。○章子庸反
 糾縛反。○音申。○易曰。困于石。據于疾。藜入于其宮。不見
 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
 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程氏
 陰柔不中正之質。處險極而用剛。居陽用剛也。不善處困之甚者也。
 石堅重難勝之物。疾藜刺不可據之物。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一陽在
 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且困于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一剛
 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于疾藜也。進退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
 能矣。宜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
 失其所安矣。進退與處皆不可。唯死而已。其凶可知。係辭曰。非所困
 正可得見耶。二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取困。是非所困而困也。名辱
 其事惡也。三在一上。固為懷之然。苟能謙柔以下之。則无害矣。乃用
 剛險以乘之。則不安而取困。如據疾藜也。如是死期將至。所安之主
 可得而見乎。○張氏曰。此明不利其用者也。寡助之至。親戚畔之。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解上六

○程氏易傳曰驚害之物在墉上苟无其器与不待時而發則安能獲之所以解之道器也事之當解与已解之道至者時

也如是而動故无括結發而无不利矣括結謂阻礙平人於此發明藏器待時之義夫行一身至於天下之事苟无其器与不少時而動小則括塞大則喪敗自古喜有為而无成功或顛覆者皆由是也○

張氏曰

此明精義以致用者也○食亦反○備允反○備意公○古括

反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

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

之謂也

○陸監初九○程氏易傳曰九居初最在下无位者也下民

過小故履之於足以戒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驚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係辭云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也言懲之於小与初故得无咎也○張氏曰暗

於事變者也

○直升反○履俱遇反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

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

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撝罪大而不可解易

曰何校滅耳凶

國圖上九

故爲受刑者居卦之終是其謂大極之極也

上過乎尊位无位者也

所謂惡積而不可撝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

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

胡孝反

羗呂反

子曰危者

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

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係于苞桑

易傳曰五以陽

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大人當位能

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以備致於泰德未離於否也故有其亡之戒

否既沐息漸將反泰不可便爲安律當深慮或當虞否之復來曰

其亡矣其亡矣其係于苞桑謂爲安固之道如維係于苞桑也

爲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僕王允唐李

德終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係辭曰危者正可保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

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鼎九四○程氏易傳曰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必當來天下之賢

智考之財力而四下應於初初應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

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居

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事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

之甚也其形渥謂滅干也其凶可知係辭曰德薄正任也○於所

德傳習小也○其凶可知係辭曰德薄正任也○於所

芳六反音速○其凶可知係辭曰德薄正任也○於所

於角反音升○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

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益

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豫六二○程氏易傳曰見前知變化之道者編○又理素定然後能見幾而作

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又理素定然後能見幾而作

不明乎理何幾之能見○易傳曰逆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

多不得正才與時合也惟六二○又理素定然後能見幾而作

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也

豫不可安且久也以則謂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

豫不可安且久也以則謂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

見幾而極言知幾之道曰知幾其神也。萬夫之望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於不至於詔下交不至於饋者蓋知幾也。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巽故過則爲詔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爲饋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凶也。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其判別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微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服所仰也。故贊之曰萬夫之望。張氏曰人道之用不於接人而已。詔饋召禍理勢必然故君子俯仰之際直而好義知幾莫大焉。又曰知幾者爲能以信爲信。又曰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益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者也。形則步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往命則所見皆吉也。又曰君子既知其幾則隨有所處不可過也。豈俟終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夫幾則吉凶皆見特言吉者不俟則已作則所求向乎吉。又曰不終日貞吉言速正則吉也。六二以陰居陰獨无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又知幾而正矣。常易故知幾常體故知阻六二常不動故能得動之微。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有見其幾則即時處置不欲過何俟終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特言吉者作事則直須求向吉也。又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未嘗不得其中故動止爲衆人之表。又曰知崇礼卑叩其兩端而竭止崇既效天卑必效地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死生止是事之終始也。又曰孝必知

幾者微也。微之顯，知風之自知，遠之近，可以入德。由微則幾能知其
幾，由顯則幾不至於本。皆知微知章，知柔知剛，之值也。○又曰：不見易則
不識造化，不識造化則不知性命。既不知造化，則將何謂之性命也？
大易不言有，无有，无語諸子之陋也。人雖信此說，然不知以何為有，
以何謂之无。先人之言曰：自然而鮮有，識自然之為，觀其幾者，善之
幾也。惡不可謂之幾，如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亦止言吉，尔上交
不諂，下交不瀆，人事不過於上下之交，此可入人道也。且如孝悌為
仁之本，亦可以言幾造端乎？夫婦亦可以言幾親親而尊賢，亦可以
為幾親親尊賢而求之。又有幾至又如言不安其身，不悅於親，亦是
幾，父可要入德，以須知幾欲李易先當玩係辭蓋所以說易象也。不
先盡係辭則觀於易也。或遠或近，或大難難不知係辭而求易正，莊
不知礼而考春秋也。○終居狶反。丑珍切。○徒谷反。見賢遍反。侯
攸史反。益。雙經。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
反斷都頭反。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九
〇

程氏易傳曰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夫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速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音宜抵抵也王肅云適也義亦同无抵悔不至於悔也坎卦曰抵既平无咎謂至既平也顏子无形蹟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抵悔也過既采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

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遷改故不至於悔乃不
速復也。**張氏曰**知不善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盛德之士然
後知化如顏子無乎知化也有不善未嘗不知已得善者辨善与不
善也易曰有不善未嘗不知顏子所謂有不善者必只是以常意有
處便爲不善而知之此幾也於聖人則无之矣。**又曰**知德爲至
當而不忘至之可見善於微也蓋欲善不捨則善雖微必知之不誠
於善者惡能爲有爲无雖終身由之不知其道焉足与幾乎顏子心
不違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其致一也孔子稱顏子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其知不善非獨知已凡天下不善皆知之不善則固未嘗
復行也又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亦是其獨自見其過乃見人
之過而自訟其殆無幾言屢

獨扶又反音支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

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

致一也損六三。程氏遺書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

无三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又曰絪縕

天地之感。又易傳曰損者損所餘也益者益不足也。三陽上三陰下

三陽上三陰三陽固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爲

四相比然異體而應上非同行者也三人則損一人一人則得其友
蓋天下无不一者一与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
損益之大義也夫子又於繫辭盡其義曰天地止一也絪縕交密之
絪縕天地之氣相交而密則生万物之化醇醲謂醲厚醲厚猶精一也
男女精氣交構則化生万物唯精醲專一所以能生也一陰一陽豈
可二也故三則當損言事致乎一也天地之間當損益之明且大者
莫過此也。**張氏曰**始陳上下交以盡接人之道卒具男女致一之
戒而人道畢矣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陽所謂絪縕莊生
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欤此靈虛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而
浮于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通聚結爲風雨爲雲霜萬
品之流形山川融結糟粕煨燼无非教也。**又曰**心所以萬殊者感
外物爲不一也天地无外其爲感者絪縕而已焉物物所以相感者
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万物之妙者欤。**又曰**虛則受盈則虧陰陽
之義也故陰得陽則爲益以其虛也陽得陰則爲損以其盈也艮三
索而得男乾道之所以成也兌三索而得女坤道之所以成也故三
之與上有天地絪縕男女構精之義者此也。**又曰**陰虛而陽實故陽
施而陰受受則益施則損蓋天地之義也艮三索而得男兌三索而
得女乾坤交索而男女成焉故三之與上所以有絪縕構精之義夫
天地之絪縕男女之構精其致一至矣是理也可以意考而言之所
不能喻也以乾之三而索於坤則是二人行而損一人也索之而男
女成焉是得其友也乾坤合而損益之義著非致一其孰能與於此
。**尹氏曰**先生一日李橫渠書中論无无即氣今正蒙第七十七章中

謂無氣者是也。在釋氏一章前。先生曰。謂之無。無便不是。只是氣感而有如天地絪縕。遇二氣交感。乃彙生焉。宜是陰陽氣爾。只說無氣。即得。謂無。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益上九。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深同利。无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云莫益之者。其偏已之辭也。苟不偏已。合於公道。則人亦益之。何爲擊之乎。既求益於人。至於其極。則人皆惡而欲攻之。故擊之者自外來也。人爲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己。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若爲不善則千里之外遠之。上九求益之極。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繫辭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言動與求皆以其道。乃完善也。不然則取傷而凶矣。張氏曰。此又終以昧於致用之戒。易以啟反。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

本與此相連。○楊氏曰：易曰：乾坤易之門。所謂門者，莫是孝易者。此入否曰：不然。今人多如此說，故有喻易為屋室，謂其入必有其門。則乾坤是也。為此言者，只為是不曉易。夫易與乾坤豈有二物？孰為內外？謂之乾坤者，因其健順而命之。各一乾坤，即易易即乾坤。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蓋无乾坤則不見易，不見易則即无乾坤。謂為門者，陰陽之氣有動靜屈伸，一動一靜或屈或伸，闔闢之象也。故孔子又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所謂門者，如此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夫氣之闔闢往來，豈有窮哉？有闔闢變由是生，其變无常，非易而何？又曰：輕清者上，為天神應之；謂之謂乾重濁者下，為地神應之。謂之謂坤。以此解易，夢也未夢見易大抵看易先須識他根本。然後有得夫易求之吾身，斯可見矣。豈應外求張橫渠於正蒙中曾略說破云：乾坤之闔闢出入息之象也，非見得徹言不能及此。其舊難作明道旁詳云：通闔闢於一息，方戶者其誰？蓋言功之在我也。人人有易，不知自求，尸於文字上用功，要作何用。○又曰：乾坤即陰陽之氣，否曰：分明說乾陽物，坤陰物，既是陰陽，又曰乾坤何也？曰：乾坤正言其健順，爾識破根本，頂是知体同，各異自然意義，曉然亦見天專地卑。○仲丁仲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張氏曰：識情偽為古是故復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基也。復德之柄也。復德之裕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

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陽氏曰巽辭獨說九卦之德切於人事。又曰困而不

變民斯爲下矣不特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
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常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无如舜困
於外无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季於困則其家難正志聖德曰窮
必有人所不必知而云獨智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又曰量宜接物故曰制也。安定胡氏曰柄者人之所操持夫人
雖有爵祿之分崇高之位若无謙順之德持其榮盛必至傾失是故
君子之人若能居爵祿之位必持謙順之德則雖危而不失雖高而
不危如此是謙德之柄也。又曰言君子之人若能復其性明其心
至於思慮之間有不善之事必先改之如此是復其性爲德之根本
也。又曰言爲德之時常能執守終始不変如此是德之固故常卦
爲德之堅固也。楊氏曰易曰貞德之脩也而損之象曰君子以懲
忿窒慾則德之脩也所當慎者惟忿慾而已。又曰問纂錄曰能懲
忿者不位能窒慾者不求不伎不求何用不藏而易之損則德之修
也此固孝者之事然深造之道又裕於此矣子路終身誦之孔子曰
何足以臧蓋所以進子路之志也。尹氏曰聖人之象損卦只說箇
懲忿窒慾且不說无慾蓋能懲窒便是損也損之又損以至於无爲
則是成功處繫辭曰損德之脩也尤更分明祁寬曰只是克己也頃
知先克箇甚如有欲即窒之此是克慾惟忿亦然病未克有自知者
先生曰推此以往无所不克然聖人說仁者先難而後獲今人便說
作利非是且如懲忿窒慾了後獲箇甚只是无也聖人此語正謂今

先獲故言之如今人凡事執持得定如今已千難萬難然不知執守
 到老後又用做甚使頂是到自然不執持處乃成功也若念然只管
 做至老至死幾時是了期微室時只為克己克到底處履和而至謙尊
 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
 裕而不設困窮而通并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
 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
 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
謂因有此理而就此充長之
設是巽造巽造則為偽也。又易傳曰謙為思巽也而其道尊大而
光顯。又曰雖在困窮艱險之中衆天安義自得其說榮時雖困屯
處而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張氏曰和必以禮節之註意極佳履和
而至。又曰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
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
而不設設謂虛設信夫銘諸牖以自訟。又曰益長裕而不設益以
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益必實為有益如天之生物長裕
之非虛設也。又曰巽順以達志故事至而意隱。又曰稱物平施
隨所求小大与之此辭義也。又曰巽則不失其宜也。湯氏曰禮
以敬為本進為文進而不已則離故以用和為貴易曰履和而至至

則不可以有加矣。○於艷反。○以疏反。○易之爲書也不可遠

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

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又明

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

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其書亦是遠也。蓋其爲道

屢遷。○又曰神武不殺。神之太者也。使知懼不犯神武者也。○又曰

其出入以度。止如臨。父母聖人與人撰出一法律之書。使人知所同

辭。易之義也。○揚氏易言曰。坎陰之酒。湯小人害君子之象也。宜无

施而可。然易變也。隨時變易以從道。則陰亦有時而用矣。王公設險

以守其國。是以險之時用。豈不大矣哉。係辭曰。易之爲書也。原始

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

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

與非。則非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智

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程氏曰於一卦之義原始反終究兩端以求中六爻各指其所之非卦之

增也故吉凶各類其情指其所之。又曰初上終始三四非貴要之用非內外之主中爻以要存亡吉凶如困卦自大人吉无咎蓋以剛中也。小過小事吉大事凶以柔得中之類又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大小及係辭其爻必喻之以君子之義。反以啟

一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

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

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

耶程氏易傳曰謙六四孟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也。又曰將致用者幾不可緩將進德者從義必精此

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進德不少解於幾時也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

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

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

以包括衆理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又曰夫易者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而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又曰交者交錯之義。又曰物相雜故曰文一不獨立二則文矣會交所以文也。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又曰剛柔相濟無不濟也。又曰顯道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又曰易曰明夷箕子以一文言之也文王以摠一卦言之也徐辭曰易之四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其明夷之謂乎。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

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天地設位
聖人成
之中所以爲三

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羅氏遺書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且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爲三
才天地本一物也地亦天也只是人爲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
爲上地爲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又曰易文應則有時而應又
遠近相取而悔吝生○又曰張氏曰疑議云爲卦乾坤簡易以立不則易
不可得而見也○又曰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又
曰簡易然後知險阻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較辭言能研諸慮
正是刺疾之一字說者就而解諸疾有爲之主若是者即是龍文亦
○又曰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亦不可越而至
○又曰太虛之氣陰陽一物也上不言象在其中見天尊地卑論○
又曰易於人事終始悉備行善事者易有祥應之理前兆之事而易
見者見之器疑慮而占則易示將來之驗有以見天地之間成能者

心之動則分了天
應則有時而應又

又曰易於人事終始悉備行善事者易有祥應之理前兆之事而易見者見之器疑慮而占則易示將來之驗有以見天地之間誠能者

聖人而已能畏信於易者雖百姓之愚能及人鬼幽明之助又曰天能謂性人謀謂能大人不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又曰天人不須強分易言天道即與人事一義論之若分別只是渾乎云尔自然入謀合蓋一弊也人謀之所經畫亦莫非天理○又曰八卦有卦故象在其中錯綜爲六十四爻又象所趨各異故曰情言○又曰能變通則不利素於其情則陷於吉凶矣○又曰卦之所利與爻之所利皆變通之宜也如利建侯利艱貞吉誠則順理而利爲則不循理而害○又曰易言情爲相感而利害生則長事以人事言故有情爲利害也屈伸相感而利生此則是理也惟以利言○又曰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爲相感而利害生雖以爲也易以感反說音悅國鳥路反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参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窮理盡性至於命子厚亦是失於太快此義係有以亨道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性須盡併萬物之性一齊尽得

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然有事。豈有當下便理會了。孝者。便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覺有合言知命。與至於命。終有遠近。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第十**。又曰。窮理。尽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无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第十一**。又曰。理。則須窮性。則須尽。不可言窮。与。尽。只是至於命也。橫渠言。嘗譬。命。是源。窮理。尽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与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一上**。又曰。孝。則无他。窮理。尽性。以至於命。小道。必有可觀者。而然其流。必乖。故不可以一事遂取之。若楊墨亦同。是竟舜堯舜。同非。桀紂是非。則可也。所說。則是成就他。說也。非桀。是堯。是吾本分。事。就上過說。則是他私意說。箇要之。即有箇理**二上**。又曰。窮理。尽性。以至於命。一物也。**十一**。又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体用也。**十一**。又曰。窮理。尽性。以至於命。即是一事。才窮理。便是尽性。才尽性。便是至命。**十八**。又曰。窮理。尽性。矣。曰。至於命。則全无着力处。如成於樂。樂則生矣之意。同。又曰。問人。尽性。至命。必本於孝悌。不識孝悌。何以能尽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段事。說了性命。孝悌。只是一統底事。尽孝悌。中便可尽性。至命。至於洒掃應對。与。尽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无有本末。无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李孝悌。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无孝悌之人。而不能尽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十八**。又曰。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尽性。尽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言之。則謂之。使命。者。造化之謂也。又曰。如言窮理。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是窮理。便能盡性。至命也。又曰。和順於

道德而理於義義即是天道也易言理於義一也求是即為理義言
 理義不如且言求是易曉求是之心微頃不可忘理與義此理云者
 猶人言語之間常所謂理者非同窮理之理凡觀書不可以相類而
 沈其義不爾則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如充實之美不可詩之言美
 輕重不同。又曰及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劉
 安節曰孝悌之行可以能尽性至命也世之言通以性命為高遠孝
 悌為淺近而不知其一况道本无本末精粗之別洒掃應對形而上
 者存焉世豈无孝悌之人而不能尽性至命亦由之而不知也。張
 氏曰方其將有謀也將有問為命於著此所謂生著豈非謂在野而
 生著也事在未來之前吉凶在方冊之上著在乎中亦歸三處一時
 合豈非幽贊於神明而得尔也起其用也。又曰地所以兩分剛柔
 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四象之性也。又曰一物
 兩体者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惟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
 也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体者虛實也動靜也
 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有兩則有一以太極也若一則有兩有兩
 亦一在无兩亦一在然无兩則安用一不以太極空虛而已非天參
 也。又曰性尺其道則命至其源也。又曰致与至為道殊遠尽性
 然後至於命不可謂一。又曰不窮理尽性即是戕賊不可至於命
 然至於命者止能保全天之所稟賦本分者不可以有加也。又曰
 既言窮尽然後至於命者則不可容有不知。又曰天道即性也故
 思知人者不可不知天能知天斯能知人矣知天知人与窮理尽性
 以至於命同意。又曰釋氏元无用故不取理彼以有為无吾儒以

參爲性故先窮理而後尽性。又曰凡人剛柔緩急趨避無有同者此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又曰尽性則皆忘之。又曰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從此就約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天下之理无窮立天理乃各有區處窮理尽性言性已是近人言也既窮物理又尽人性然後能至於天命則又就己而言之也。易氏曰伊川序云隨時變易以從道其初亦擬此語細思之係節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不可謂易与性命爲二也乾之六爻初則潛二則見三則乾乾若此類者皆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於理德无害。又曰問乾坤用九六判公曰進君子退小人固非自然之理而正叔云觀何圖數可見何也曰此多有議論以人固非自然之理而正叔云觀何圖倚數九參天六兩地也。又曰集云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既曰和順道德矣又曰順於理則道与義固非一事也。又曰此易曰窮理尽性以至於命釋氏之徒未能窮理尽性而欲至於命此所謂荒唐而失其指歸。又曰世之人務欲窮天地之理而自已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有鮮或知者豈不踈哉若子但求諸身而已自一身推之以觀天地万物則其窮尽乎何有。又曰六經不言无心正孟子止言存心養性見天一地二章。又曰佛氏和順於道德之意則有之矣理於義則未也。呂氏曰天參地兩參天兩地而倚數正易之取數皆此類見大衍之偽。又曰理性与命所言三者之狀猶各言之未見顯然一体之實欲防取譬庶可共言所見。又曰窮理尽性尽至命理窮无有不尺性者所謂未善但未化所云入性之始非尺性而何正猶驟居富貴之人富貴已歸尚未

安小不已之說恐未及至命之義更願求之。**尹氏曰**致知格物只是窮理窮得理便得性至于命無許多節次也趙頴道曰胡康侯謂李者曰致知格物只是一理周易如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是也如何先生曰是也卦時屯也卦卦皆然寬其未安次日再李問先生曰若謂致知格物窮理是性經書字字句句皆是非特易也寬曰如洒掃應對釋氏枯在堅勝上皆窮理不得先生曰固是康侯之言更定列親辟之。**又曰**窮理是性以至於命即道之極至也。**胡氏知言曰**命有窮通性无加損其性則至命乎。**習升脂反****參**下南反蓋津忍反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程氏遺書曰**有道者言一依亦自分明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義則知性字由字也不消得自己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一箇道理。**又曰**立人之道曰仁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尚不廢者猶只有秉彝卒於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間可謂孤立其將誰告之耶。**正**。又仲尼言仁未嘗兼義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与語

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无別。非知仁義之說也。
四。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
不兩則不用。又曰。立天之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立地之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亦形而在下者也。而曰道。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是
此道要在人默而識之。又曰。陰陽剛柔仁義所謂性命之理。
又曰。易一物而合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大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
義德也。而謂之人。又曰。一物而兩卦者。其大極之謂也。陰陽天道
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
有乾坤之道也。易一物而合三才。天地人。一陰陽其氣剛柔其形。仁
義其性。又曰。大氣本一。正卦雖兩而用則一。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又曰。奇為陽。耦為陰。初見何義。爻必以三見。何卦蓋奇見所合耦見
所分三者之中必有物焉。此爻所以三也。三才之道於是乎生。又曰。
陰陽成象而天道著矣。剛柔成質而地道著矣。仁義成德而人道著矣。天地定位。山澤通氣。
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是故易逆數也。又曰。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謂乾
大箇无義理。雷風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
人生六子各任以事父母。自閑雷風之類於天地間。如身之有手足。
耳目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无為乎。又曰。
數往順。知來逆。易逆數如孟子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定。

也。曰：「逆數者原其始順數者要其終。」要其終者本於數往安
已過之逆知其終也。盛衰生息皆有常數而已。原始者可以知來知
未來之事。其始也皆出於造化生生之所以然而已。造化之所以然
乃易之本也。故曰：「易逆數也。」
註：周易點法其中有隔書紙上先生題曰：「易之道如日星但患於理
未精失其機會則暗於理者也。聖人復生恐不易我之言寬固請曰：
寬見先生此說機會豈非當泰時便可裁成輔相當否時便可儉德
解難先生曰：「示也。吾看易逆數也故有是說。若既是時人誰不會做
此政在未至泰之上六便知泰將極也。未到否之上九便要知否欲
傾也。此謂機會此吾因易逆數而言。」又曰：「易逆數也或以問先生
先生曰：「彰往而來易之為書要知則未萌事若已往事何用知之數
亦不必逆籌算蓋數者理也理有必然如政在大夫五世希不失陪
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故也。」
食亦反色具反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
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帝出
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
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
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

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
 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
 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
 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
 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
 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之意也所謂齊乎巽者言萬物繁齊乎巽方非巽者齊義也如戰乎
 乾乾非有戰義也。又讀書曰冬至一陽生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
 陰陽消長之際无微不絕之理故相繼而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
 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萬物盛乎艮此理最妙須研窮此理

又曰艮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此艮終始萬物。易傳
 曰以主宰謂之帝讀書曰帝者主宰事而名。又曰萬物相見乎離
 非離不相見也。陽氏曰艮止也止其所也故繫辭曰止萬物者莫
 盛乎艮。又曰成言乎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止於此矣
 復出乎震。又曰不終止也故艮曰時止則

止時行則行恒况曉反

音悅詩亮反

神也者妙萬物而

爲言者也

程氏曰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爲言者也。

張氏曰全篇天理則其跡孰大於此是謂大人以其道變通

無窮故謂之聖人。聖人之心術之運用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默而識

之虞故謂之神。楊氏曰鬼神跡物而不遺蓋其妙万物而無不在

也。呂氏曰指所以妙萬物。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撻萬物者

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

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不

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張氏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全篇曰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

乎順形諸明義諸容載遂中說潤勝之健不僵中說始終乎止。

定胡氏曰言故森万物莫疾乎震震者雷之象故不言震而言雷撻

万物者莫疾乎風風與之象乾燥万物莫熯乎火火說万物莫說乎

澤茲潤万物莫順乎水終始乎化莫盛乎艮水火之性雖不相入然

而相逮有相資之理雷風相薄而不相悖山澤相懸而能通氣夫

如是然後成變化之道生成之理也然而良不言山而言艮者以其

動撻潤燥之功是雷風水火之性終始万物之義於山爲微不言山

也然雷風相薄而不言相悖者蓋雷風若相悖則无生物之

理故不言悖也。程氏曰乃飽反。呼且反。晉代。必內反。乾健也

程氏易傳

曰乾健也健而无息謂之乾

○又曰

坎卦中一陽上下二

陽居陰位，陰居陽位，此謂之「得中」。又曰：「陽居陽位，陰居陰位，此謂之「得正」。」

始於中有生之最也故爲水陷水之體也○又曰離麗也明也

取其陰麗於上下之陽則爲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爲明義離爲火

物莫不皆有所麗有所附則有所麗矣○又曰震之爲卦不曰一陽主

於二陽之下動而上者也故爲震震動也不曰動者震有動而奮發

震奮之義。又曰。晉能賢順。於困之守。何往而不入。又曰。一陽居二陰之上。陽動而上進之物。既至於上。則止矣。又曰。亢之義。統

此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爲陽所說也○張氏曰健動陷止

不能去焉。○又曰：陽生於亥，四時之氣，入於秋，而陰氣漸盛，故曰：陽氣入於秋，而陰氣漸盛，故曰：陽氣入於秋，而陰氣漸盛。

兩陰之上各得其位其勢上也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

雞坎爲不雞爲雞良爲狗兇爲羊
張氏曰飛仆躁動乾爲

首申爲復震爲居暴與安爲耳惟爲目之爲三三爲

首以爲胎覆爲天聖爲胎抄爲耳離爲目以爲手分爲

口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

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程氏遺書或問劉

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言雲雷也雲雷豈无形耶曰牧又謂上經是天地生万物下經是男女生万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女即是天地之生安得爲異曰牧又謂乾坤与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既有乾坤方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与六子生理同則有此理謂坎離乾坤同生豈有此事既是同生則何言六子耶

索色白反

丁

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

丈反

詩照反

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駮馬爲木果

曰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情性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

夫天專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万物之始故爲天爲陽爲父爲君

極而寒甚也

在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

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張氏曰

爲文衆色也爲吸容動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數爲大塗爲

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

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張氏曰震爲萑葦爲蒼筤竹爲數皆蕃鮮也

巽爲木爲風爲

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

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進利市三倍其

究爲躁卦

巽爲木萌於下嫩於上也爲繩直順且達也爲

臭風也入也於人爲寡髮廣顙躁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

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

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

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家也為赤其色也如九反精亦反紀力反以制反生領反離為火為日為

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

鼃為蟹為贏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張氏曰離為

科上槁附且燥也古丹一反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

闕為果蓏為闔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

也為堅多節張氏曰艮為小石堅難入也為徑路通

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為

妾為羊張氏曰為附決內實而外附必決也為毀

序卦上經張氏曰序卦相受聖人作易須有次序○又曰序卦

不可謂非聖人之編今欲安置一物措求審處凡聖人於易其間雖

無極至精義大既空自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布遍細密如視大匠豈以

一卦可知哉。○
曰序卦无足疑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

唯萬物故受之以屯

程氏易傳曰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為盈塞於天地之間

故繼乾坤之後

程氏易傳曰聚而不得出故為盈雖雷亦然

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程氏易傳曰蒙者物之穉也

釋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程氏易傳曰蒙者物之穉也

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而者飲食之道也

程氏易傳曰蒙者物之穉也

蒙也○程氏易傳曰蒙者物之穉也

程氏易傳曰蒙者物之穉也

物皆有待之象○程氏易傳曰蒙者物之穉也

程氏易傳曰蒙者物之穉也

需者飲食既有所需而訟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

程氏易傳曰蒙者物之穉也

由有眾也○程氏易傳曰蒙者物之穉也

程氏易傳曰蒙者物之穉也

以次訟也○程氏易傳曰蒙者物之穉也

程氏易傳曰蒙者物之穉也

也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眾

程氏易傳曰蒙者物之穉也

蓄故受之以小畜

程氏易傳曰物相親附則爲聚聚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止也畜止也止

則聚矣畜故六反

物蓄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程氏易傳曰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

等美惡之分是物蓄然後有禮履所以繼蓄也

履而泰然後安

故受之以泰

程氏易傳曰履得其所以次履也泰者通也物不可

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程氏易傳曰泰泰則安矣泰所以次履也

天物理往來通

物不可

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程氏易傳曰夫天地不交則陰陽爲否上下相周則爲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

又世之方古及與人同力乃能濟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

之以大有

程氏易傳曰夫與人同者物之

有大者不可以盈

故受之以謙

程氏易傳曰其有既大不可至於盈滿

有大而能

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程氏易傳曰承二卦之義而爲次也有既大而不能謙則有豫樂也豫者安和悅樂之

義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程氏易傳曰夫說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

以喜

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

程氏易傳曰

承二卦之義以爲

事也無事則何喜而隨蠱所以必隨也蠱事也蠱非創事蠱乃有事也

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

故受之以臨

程氏易傳曰

臨者大也蠱者事也有事則可大矣故

長而盛大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

故受之以觀

程氏易傳曰

故爲臨也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

故受之以觀

程氏易傳曰

故爲臨也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

故受之以觀

程氏易傳曰

故爲臨也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

故受之以觀

程氏易傳曰

故爲臨也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

故受之以觀

程氏易傳曰

故爲臨也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

故受之以觀

程氏易傳曰

故爲臨也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

故受之以觀

程氏易傳曰

故爲臨也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

故受之以觀

程氏易傳曰

以復

程氏易傳曰

物无剥盡之理故剝極則復來陰極則陽生復

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程氏易傳曰

復者反於道也既復於

妄也

有無妄然後可蓄故受之以大畜

程氏易傳曰

无妄

聚大畜所以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

程氏易傳曰

夫物

養之无養則不能存

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

過

程氏易傳曰

之以坎

程氏易傳曰

坎者陷也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於陷坎所

見其重險險中復

有險其義大也

坎者陷也隱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

麗也

程氏易傳曰

然也

所以坎坎也離麗也明也

張氏曰

一陷弱而不得

出為坎一附麗

而不能去為離

序卦下經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

序卦下經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

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

錯

程氏易傳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經首乾坤下

錯經首咸繼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爲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

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一卦合爲夫婦之義○張氏曰注天經然後禮

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楊氏曰乾坤万物

父母咸恒人之父母○錯七各反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程

易傳曰恒久也咸夫婦之道夫婦終身不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以恒也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

其所故受之以遯程氏易傳曰遯者退也夫八則有去相傾之

也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程氏易傳曰

義壯爲進盛之義遯者陰長而陽遯也太壯陽之壯盛也物不可

衰則必盛消息相傾故既遯則必壯大壯所以大遯也以終壯故受之以晉程氏易傳曰晉者進也物无壯而終上

之理既盛壯則必進晉所以繼大壯也晉者進也進必有

傷理自然也明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

家人

程氏易傳曰夷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內家人所以次明夷也○張氏曰傷於外者必反於家万物自然之理

家道

窮必乖故受之以睽

程氏易傳曰睽者乖也家道窮則睽睽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

次睽也蹇險阻之義難乃曰反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程氏易傳曰蹇者難也睽之時必有蹇蹇難蹇所以

易傳曰物无終難之理難極則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蹇也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夷故受之以損

程氏易傳曰損者損也損益如循環損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益

益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

夬

程氏易傳曰夬決也益之極必決而後止理

遇故受之以姤

程氏易傳曰姤遇也夬判也物之夬判姤者

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

程氏易傳曰萃者聚也物相

遇則成羣聚萃所以次姤也

萃

程氏易傳曰萃者聚也物相

遇則成羣聚萃所以次姤也

姤

程氏易傳曰姤遇也夬判也物之夬判姤者

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

程氏易傳曰萃者聚也物相

萃

程氏易傳曰萃者聚也物相

遇則成羣聚萃所以次姤也

程氏易傳曰萃者聚也物相

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程氏易傳曰物之積聚而大者

大聚而上也故為升所以坎李也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程氏易傳曰升者自下而

上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困者德之義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

之以井

程氏易傳曰必反於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坎困也

時掌

反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程氏易傳曰井之為物存之則微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

革者也故井之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程氏易傳曰鼎

後受之以革也物也交腥而為熟易堅而為柔水火不可同處也能

主器者莫若

長子故受之以震

程氏易傳曰鼎者器也震為長男故取主器

故為主器之王序卦取其義之大者為相繼之義長丁文反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

之故受之以艮

程氏易傳曰艮者止也動靜相因動則有靜靜則有動物无常動之理艮所以久震也

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

程氏易傳曰漸者進也

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進也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

以歸妹

程氏易傳曰

進者必有所至故漸有歸義歸妹

所以歸妹

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

程氏易傳曰

物所歸聚必成其大故豐

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程氏易傳曰

其所安旅所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

程氏易傳曰

何所取交焉

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

之以兌

散之故受之以渙

程氏易傳曰

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所以繼兌也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程氏易傳曰

節使不得過越也信而後

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則信從之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

節而信之也

中孚所以中節也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

節而信之也

中孚所以中節也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

小過

程氏易傳曰

人之所信則必行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

以既濟

程氏易傳曰

能生於物必可以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

以未濟終焉

程氏易傳曰

既濟矣物之窮也

物窮而不變則无不

濟終焉未濟未窮也

未窮則有生生之義

雜卦

乾剛坤柔

乾剛坤柔以其動靜有常也至

比樂師憂臨

觀之義

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

大相親皆自為言道故

雜卦云比樂師憂

險在外故不失其居

蒙雜而著

與渙解義反故緩必有所失

音洛賢通反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畜聚而升不來也

者安止之義止其

所也

益理之自然

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

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

陽氏曰兌說在外巽入在隱

隨无故也蠱

則飾也剥爛也復反也

程氏易傳曰陽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

又曰復

者陽反來復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

張氏曰澤无水理勢適然

故曰相遇

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

程氏易傳曰恒者恒久之義又曰渙離散也人之離

散由乎中人心離則散矣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

程氏易傳曰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

又曰縱緩則必有所失

睽外也家

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程氏易傳曰

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

又曰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退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

鼎取新也小過過也

程氏易傳曰火在天上照見万物之衆多故為大有大有衆庶之義

其故也

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

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程氏易傳曰在一體則中實

中實信之質○又曰困而親寡則為旅不必在外也○又曰履不處者行之義○張氏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故履以不處為吉

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

程氏易傳曰以險在前未可遽進故需待而行也○張氏曰過至於顛故

大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順養正也既濟

定也歸妹女之終也

程氏易傳曰姤之義遇也卦之為姤以柔遇剛也一陰方生始與陽相遇○又曰順

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於人皆以正道則吉也天地以化育養萬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張氏曰姤歸而長女之終也

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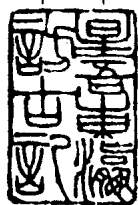
也

程氏易傳曰卦之諸爻皆不得位故為未濟雜卦云未濟男之窮也言三陽皆失位也○又曰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

將盡故陽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為夬也夬者剛決之義

撥陽進而決去一陰君子道長小人道衰將盡之時也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卷下



直齋書錄解題

伊川易解六卷

崇政殿說書河南程頤正叔撰止解六十四卦不解大傳而以序卦分置諸卦之首蓋唐李鼎祚集解亦然伊川平生著述惟易傳為深而亦不解大傳

繫辭精義二卷

呂祖謙集程氏諸家之說程傳不及繫辭故也館閣書目以為託祖謙之名

讀書敏求記

程伊川易傳六卷

有宋談易諸家尚占者宗康節以義理為虛文尚辭者宗伊川以象數為末伎義盡周經判然兩途矣晦庵曰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蓋得程子之深者也經籍志載十卷吾家所藏宋刻本止六卷今攷程朱傳義後二卷小序曰程先生無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全解東萊精義載先生解并及遺書今并編入續六十四卦之後題之曰後傳庶程朱二先生皆有全易云則是予所藏六卷為程氏原書而後傳乃據精義遺書攬入者端臨通攷亦未為核也尋討伊川本旨為之掩卷撫狀

伊川先生遺言見於世者獨易傳爲成
書傳摹浸舛失其本真學者病之祖謙
舊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標註皆和
靖親筆近復得新安朱熹元晦所訂讎
校精甚遂合尹氏朱氏書與一二同志
參合其同異兩存之以待知者既又從
小學家是正其文字雖未敢謂无遺恨
視諸本亦或庶幾焉會稽周女能堯夫
鄭山樓鏐景山方職教東陽迺取刊諸
學官乾道五年十月既望東萊呂祖謙
謹書

右元至正己丑積德書堂刊本中缺宋諱當爲重翻宋
本唯首載朱子九圖又精義題晦菴先生校正恐皆是
坊賈所爲其東萊一跋此本亦遺之據董鼎周易會通
補入按東都事略書錄解題並云易傳六卷而文獻通
攷及宋志均作十卷宋志傳九卷二程遺書則併爲四
卷惟錢遵王敏求記載有六卷本其參差之故或謂當
時本無定本故所傳各異而其實非也余謂遺書之四
卷爲明人所併端臨之十卷蓋據當時坊刻程朱傳義
合刊云然而宋志因之非別有所據傳鈔本也日本昌
平學藏有程朱傳義十卷元延祐甲寅孟冬翠巖精舍
刊本余亦得殘本二冊亦缺宋諱則其根源於宋本無疑蓋自

宋董楷有周易傳義附錄十四卷坊賈遂以朱子所定之古文從程傳而以程傳之卷第從本義又刪其所載異同

唯明廣東崇德堂刊本載異同而音義亦刪除

而二書皆失本真後來各

析爲書而二書又互相攘奪近世本義有重刊吳革本始復朱子之舊而程傳原本終不可見此本仍爲六卷又異同兩存其爲東萊定本無疑至繫辭精義書錄解題稱館閣書目以爲託祖謙之名今按所載諸家之說翦截失當謂爲僞託似不誣然此書流傳尤少其中所載龜山易說久已失傳存之亦未必不無攷證焉光緒癸未嘉平月宜都楊守敬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系辞精义（吕祖谦）

作者=吕祖谦编

页数=116

SS号=11045844

出版日期=1985